

論語集說

DC 12
1686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
 第 號
 第 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門 口 七 12
1686
卷

論語

潛研堂文集問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有兩說一云為人子者父在則

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此范祖禹說也一云

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沒之

後身任承家嗣事之實則當觀其行子之得失此孔安國說也張敬夫癸巳論

語說蓋主孔氏而朱子非之以為當從前說為順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行之是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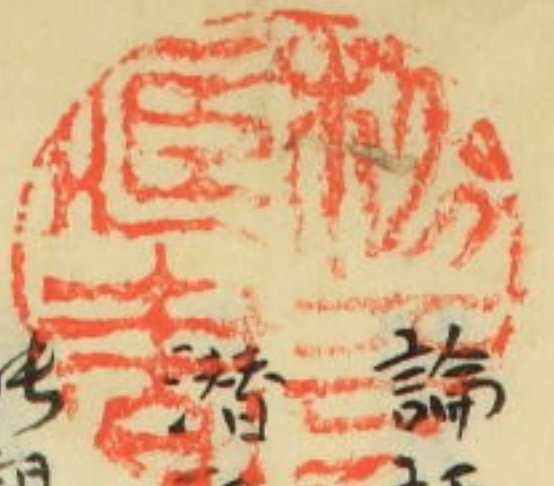
不忘末句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及撰集註則仍取後一說而或問復申其義云觀

志觀行范氏以為子觀父之志行者善矣然以文勢觀之心不得如其說也蓋觀志

而能承之觀行而能述之乃可為孝此特曰觀而已恐未應遽以孝許之且以下文

三年無改者推之則父之志行亦完或有未盡善者正使實能承述亦豈遽得

以孝稱也哉朱子之說不同若此以予陷盾後人宜何從乎曰後儒之說勝於古



從其勝者不必強從古可也。一儒之說而先後異從其是焉者可也。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子之言論孝子，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矣。證之，其為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既曰論孝，則以為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為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心之，又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為大，以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所稱觀其志者，惟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奚不可乎？至云父之志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概以承述為孝，其說固善。然但曰觀而不曰承，曰述則諍過，幹盡之義已在其中，而與三年無改之文亦無觸背。此正聖人立言之妙，而前所疑觀志與行，恐未應遽以孝許之者，亦可以不解之矣。

問：君子周而不比之義，曰：孔氏忠信為周之義善矣。論語二十篇言主忠信者三，又云言忠信，又云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又云與人忠，又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它言忠信者多矣。忠信為周，先民詒訓，左氏所傳不可易也。

問：哀公問社於宰我，鄭康成謂社主也。孔安國謂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而邢氏疏之，以為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謂用其木以為社主也。今文論語但云問主於宰我，無社字，故先儒或以為宗廟主。公羊傳練主用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孔鄭傳古文以為社主，張禹包咸周氏何休從今文以為宗廟主，其為主則一也。宋儒如伊川橫渠並謂社當為主，朱子集註云：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亦承邢疏之文，而語類葉賀孫又云：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似與舊說異，何故曰神樹？如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莊子櫟社見

夢之類皆應誕不足信。漢高祖禱枌榆社，注家以枌榆為鄉名，非即立枌榆以為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為祟，愚民無知而祠之，閩粵間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周禮小宗伯大師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社之有主明矣。曰周禮載社主之說，朱子嘗與賀孫論之，云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無遷主乃有主命，非常禮也。宗廟如此，社主可知。社雖壇而不屋，壇旁別有藏主石室，何為不可乎？

問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迤，吾非諷史，焉知天道？竈馬知天道，古文尚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云：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

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命也。後漢屠馬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晉晉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唐晉孫性與天道之語，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何平林俱不取。

問慎而無禮則憇之字，說文未收，从艸，其無義。曰憇當為認字之譌。說文認，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認，然懼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引作認，蘇林讀如慎而無禮則憇之憇，認正字，認假借字，憇則俗字也。

問固天縱之將聖，集注訓將為殆，顯難曉。曰將聖之義，當從古注為長。釋詁云：將，大也。詩有城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為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孔安國云：天固縱大聖之德，此以大訓將之明證也。子貢之稱孔子也，或擬諸日月，或擬諸天之

不可階而升，又云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豈猶有疑於夫子之聖而不取質言之乎，且智足以知聖人，亦無庸謬也。

問唐棣之華以下，何氏集解合於前章，其說亦有本乎，曰此義見於春秋繁露第二卷竹杯篇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邠之戰，偏然而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文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實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董生說春秋多引論語為證，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曾仲之器小哉，內省不疚，何憂何懼，當仁不讓，苟志於仁無惡，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云，鐘鼓云乎哉，政逮於大夫，四世矣，皆取以證春秋之指。穀梁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一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廿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皆依論語義。

蓋宜尼作春秋，其微言大義多見於論語，西京去古未遠，猶有傳其學者，今所存惟東漢諸儒之說，而春秋之微言絕矣。

問君子不以紺緌飾，孔安國云，一入曰緌，三年練以緌飾衣，為其似衣喪服，故不以為飾衣，邢昺以緌為淺綠色，據周禮五入為緌，則緌非淺綠，且練衣不以緌飾，緣何故，曰孔氏經文當是練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練，即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練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練為飾，即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練，不作緌矣，攷工記鍾氏三入為纁，五入為緌，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緌飾，證五入為緌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緌，與孔本異也，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緌，許氏說文無緌字，而有纁字，云帛首頭色，又云微黑色，如紺纁淺也，古人纁與才通，才亦讀為哉，與爵聲近，則緌纁皆爵三

者同物 後校說文附入緇字不知纒卽緇也 纒瀟雙声字詞賦家往往用之 賈公彥云三入之纒入赤汁則為朱

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為緇更以此緇入黑則為緇緇相類之物故連文云

君子不以緇緇飾也今文論語作緇古文作縗微黑為緇淺絳為縗不能混而

一之明矣自何平叔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緇字又改注文之縗亦為緇

而二文相亂邢氏知孔讀緇為縗又云一入曰緇未知出何處此知二五而不知十

也

問寢衣之制何若曰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孔鄭解論語並以為臥被

以掩身故取其長朱子集注以為齊時所著非臥被其說出於曾氏然於古無

據長一身有半之衣亦不便於著

問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謂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皆善故人不得

有非問之言較之集註較長曰此漢儒之說不始於陳氏漢晉社對策言

孔子善閔子密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問也

問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氏以為賑窮拯乏之事何所據曰由禮父母在不許友以

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

通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

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祐父兄身之不聽即止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何其聞斯行

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

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

亦用包說

問四海之內皆兄弟宋儒識其意圖而語滯其信然乎曰宋儒說論語者於諸

弟子之言往往有意貶抑然細釋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

述所聞之言初無一語自造蓋牛以無兄弟為憂故引四海皆兄弟之文為證乃以

何患無兄弟成之。若但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孔子曰：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橫渠張氏西銘云：民吾同胞，即四海皆兄弟之說也。子夏所聞，即孔子之緒論。又何語病之有？

問：片言可以折獄，孔安國訓片為偏，謂聽訟又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朱注訓片為半，謂言出而人服，不待其辭之畢。呂刑疏謂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己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也。三說不同，未審何從。曰：折獄與眾共之，斷無言未畢而人服之理。書既以片言為單辭，是矣。然子路大賢，何至與人興訟？於理亦難通。總不如孔安國注之確。子路可性明辨，故能聽一人之言而決兩家之獄。

冕衣裳說

潛研堂文集云：論語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又云：見冕者，

魯者，魯論冕皆作統。按士喪禮，象主人免於房，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祖免。先儒以為免象冠，廣一寸，用麻布为之。免亦作統，存衰服之重者，統服之輕者，學其至重與至輕者，而五服統之矣。先言齊衰，後言統，言之序也。古者冕統二字多相亂，說文冕或作統。管子衣服緇統，尽有法度。荀子乘軒戴統，早統黼黻。史記禮書郊之麻統，文選注引大戴禮，統而前旒，所以敬明也。是冕之記為統也。論語冕衣裳者，是統之記為冕也。包咸乃以冕為大夫之服，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非助祭於公。每服冕之時，且不獨大夫也。天子視朝，以皮弁，曰獮以冠弁，諸侯視朝，以元冠，非朝親會同，不冕也。夫子不助祭於公，何為見冕衣裳者？弁，經以冕衣裳，與高衰，與替者，並舉，則冕之為統審矣。古論又作弁，亦大夫士之祭服，非燕居之服。惟周禮司服職云：凡事，弁經服。注弁經者，如爵弁。

而素加環經此以弁衣裳与衾衰同言意者其弁經采弁之与纁制雖不同其為凶服一也

問馬融解正名云正百事之名而鄭康成以文字釋之宋儒改為正祖稱之名則於衛事為切但衛君拒父本以王父命為詞故公羊於石曼姑圍威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初無稱祖之事若以推受之義論之直當勸其讓國耳從正其名無益况名本未嘗紊乎曰正名自當從鄭義禮祭法記云黃帝正名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即於其時名即文也物即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故唐以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春秋之世方競戰爭而孔子以正名為先故子路以為迂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也也与吾猶及史之闕文同意問邦有道穀何以可耻曰泰伯篇云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以貧賤為耻則食祿何耻豈有孔安國云邦有道常食其祿無道而食其祿是耻辱也其說至當不可疑後儒有意立異非聖人本指

問皇侃義疏本正文句今本多異如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皇本作耻其言之過其行也於義似亦通曰邢叔明疏云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耻也則邢本亦与皇同今注疏本乃後人依朱文公本校改非邢氏之舊矣

問辭達而已矣此辭何所指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为重諸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即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定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与禮經如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之義矣

問飽且擊而不食朱注与舊說似異謂飽且不能飲食恐有語病曰何氏集解言飽且得擊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擊

帶一處詳其文義。蓋謂飽此不可食，故得繫於一處。非謂瓜不能飲食，較之朱注為長。春秋外傳叔嚮稱若飽不材於人，共濟而已。甄甘飽苦，甄可食，飽不可食，故叔嚮以為不材。然由汶之懸飽，良工取以為笙，乃備八音之一，而詩稱酌之用，飽則飽又為飲器，飽之為用亦多，不特中流失船收千金之利也。

問孺悲欲見孔子而辭以疾，悲而未得見，不知何以得罪。曰古者相見之禮，必因介紹始見。辭於將命者曰：某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三辭而出見之。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賈公彥說。

問古人引旨多誤，如王伯厚學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沉，以子夏之言為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為孔子。論語非僻何，以舛謬乃爾。曰伯厚所學尚有所未，後漢章帝紀引博學而篤志，論衡引北生荀爽，亦以子夏之言為孔子。北史何妥傳引仍舊貫，何必改作，以閔子之言為孔子。劉知幾史通引吾日三省吾身，昔者吾友，以曾子之言為孔氏。論衡引紂三不善，以子貢之言為孔子。宋詹劉廷孫傳贊引事君數斯疏矣，林子曰不稱子游皆是也。然則古人固多謬乎，非也。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愆於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後儒未達此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

問史記以子張為陳人，而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或陳或魯，二說孰是。曰皆是也。春秋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季齊，顓孫自齊來奔，子張嘗是陳顓孫之後，以字為氏者，故稱陳人。子張既從孔子游，而其子申詳為魯，魯公臣則居於魯，非一世矣。

問論語何氏集解，采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

之說周氏不詳其名周生烈字文逸煥煌人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晉中經傳云
周生姓烈名今本集解有周無周生何也曰平叔自序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
名疑平叔元本姓名兼崇後人厭其繁複因刪去其名又不知周生之為複姓
并生字而去之由是周氏周生氏兩家之說不可辨矣後得皇侃義疏讀之凡孔
馬鄭陳王周生諸人皆稱名惟包咸作苞氏而不名蓋何氏家諱咸故也然細
檢全部但有周生氏而無周氏殊不可解

許叔重說文

以載經師異文習研
堂文集卷上集錄之

是即論語鮮矣仁之鮮相即因不失其親之因

憾即郁字文哉之郁躡即顛沛之顛逆即行不由徑之由敕即策其馬之策
抵即觸不觸之触惟即弋不射宿之弋撞即君子不黨之黨認即慎而無禮則
蕙之蕙登即啟予足之啟登即與了如也之與纒即紺餌之緘坳即附益之附
後德即不踐迹之踐答即察言而觀色之察券即無供之倦墮即溝瀆之

瀆禮即誦而不心之誦原即鄉原之原以博即博奕之博又即

論孟體例

四卷溫故錄云論語孟子體例各有不同人第見論語二十篇四百

六十二章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文辭
之繁簡由風氣之升降雖聖賢亦有不能強合者也茲偶幸其二論語諸賢之稱
聖人曰夫子亦曰子聖人稱諸弟子則曰小子二三子其專稱則呼名呼爾汝從無稱子
稱字者唯孝哉閔子嘗乃孝人言非例也諸賢自稱皆以名以弟子其相稱于聖
人前亦必以名從無稱子字與自稱吾我者唯曾皙兩稱三子者乃統孝之詞專
則仍名之矣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二語意為較量人已乃設事非自稱也漆雕
開一稱吾僅見而已至七篇中則諸人之稱孟子曰夫子不復稱子而子乃為孟子稱其
弟子之稱無復呼各爾汝者矣諸弟子唯自稱仍以名以弟子而相稱則不復名如公
孫丑問樂正子強乎公孫丑曰高子曰公都子曰告子曰是已
高子告子字始宜為
孟子弟子封爵後記即一

師弟稱謂間而升降懸殊如此。蓋子者男子之美稱。故春秋乃于諸弟子間用之。有是理乎。孟子稱梁惠有宣曰王于齊宣。又自稱臣。以為卿也。其于滕文則稱稱世子。後稱君。中間稱子。既奔未踰年之子也。自稱止曰吾。蓋文公有師事之美。孟子未嘗任勝也。今皆一例無別可乎。此宜事之極淺顯易知。而言之適遭訛笑者。然而村孝既闡于大較。高明又以為無闕要領。絕不顧其隨筆之失。且如春秋戰國。第後人尚論。借為分別時代名目。並非孔孟當日。有以其世為春秋之世。戰國之世者也。動以闡入本書語中。不之察。夫先正之論制義。斤斤焉以代聖質立言。与他體例不同。故其辨至嚴。雖有斷制。非用我法也。今將并八股之體例。決裂而不顧。又違與論經層之體例哉。則子益不勝風氣升降之感也。

魯論考

又云。陸氏邢氏皆以魯論語。即今所行篇次是也。以愚考之。今所行者。亦第當次從魯。如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今則無之。古文分竟曰下章。為從政篇。今

合之。蓋而其中字句讀解。則或從齊。或從古。不復夏侯蕭章之本矣。即何氏序所云。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張侯論。包氏周氏章句。出焉。至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而何氏又集眾家之解。頗有改易者也。今人概稱論語為魯論。蓋未審別云。漢初傳經皆墨守本師。各自單行。不別通互。雖逸迥。護牽勉。而其用心甚專。鄭氏學博好奇。始以多所改易。亦尚不沒本文。何晏因之。遂合眾本之異同。去之從之。以冀成一家之善本。其源蓋溢錫于張禹。而其流別則至于宋胡氏之春秋集傳。而極矣。然魚目讀往。不如古。釋文云。案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皇覽引魯讀六事。今就秋文音義所載。尚二十餘事。學者可以考見得失焉。

傳不習乎。鄭注云。魯讀傳為專。今從古。

可使治其賦也。孔云。兵賦。鄭云。軍賦。梁武云。魯論作傳。

崔子弑齊君。鄭注云。魯讀崔為高。今從古。吾未嘗無誨焉。魯讀為悔字。今從古。

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為亦，今從古。正唯弟子不特言也，魯讀正為誠，今從古。

君子坦蕩，魯讀坦蕩為坦湯，今從古。冕衣裳者，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

冕，今從古。鄉堂布亦然。下如授，魯讀下為趨，今從古。

瓜祭，魯讀瓜為必，今從古。籩，戶多反，魯讀為獻，今從古。

君賜生，魯讀生為牲，今從古。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

仍舊貫，魯讀仍為仁，今從古。詠而歸，鄭本作饋，酒食也，魯讀饋為歸，今從古。

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為制，今從古。謂之躁，魯讀躁為傲，今從古。

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為歸，今從古。天何言哉，魯讀天為夫，今從古。

惡果敢而窒者，魯讀窒為室，今從古。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魯讀

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孔子曰不知命章，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以上在兩歸字之讀為合餘皆絕異，陸氏皆云從古，而不見有從齊者，說者以季氏

篇章末多稱孔子曰為齊人所傳也，孔子曰不知命亦當齊與古同，而今本無孔字，殆

失校也。瓜祭，集註獨從魯讀，並載陸氏曰，其實陸自從古，不從魯，注疏同。又哀公問

社，注孔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知其意，妄為之說，一即集註

所用，音義云，社如字，鄭本作主，云田主，疏言張包周本以為哀公問主于宰我，先儒

或以為宗廟主，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今亦不取，則亦從古，不從魯者，述之以補

釋文之闕。

弟子門人辨 又云，雅不喜歐陽公親受業者為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為門人之說，

然而邢氏之疏論語往同之，近秀水朱氏全主之，別為仲尼弟子孔子門人二考，考

凡各章之言門人而上下文有人可比附者，輒強屬之，子出，門人問曰，曾子之弟子也，

門人欲厚葬之，顏淵之弟子也，子路使門人為臣，門人不敬子路，子路之弟子也，并門人

治任將歸，子貢之弟子也，此其繆易賄，殆不勝辨，而求其所以得間，則因子夏之門人

一語以論語主于孔子故稱弟子之弟子為門人明其淵源孔子之門也夫淵源孔子之門可也而不明繫之曰子夏之門乎曾子有疾謂門弟子何又不主于孔子稱門人乎夫子夏之門人辭之明有所繫唯此而已其各章門人皆非有所繫徒比附其上下文強屬之然則互鄉章門人惑將誰屬檀弓孔子與門人立又誰屬至孔子之喪門人趨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其文大明矣猶得以此門人例為子貢之弟子乎弟子列傳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將以此門人例為顏子弟子也而子路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又得例以此門人為子路之弟子乎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謂其受業于子思之弟子非親受業于子思可也謂其非親弟子而稱門人可乎蓋門人一也以執禮之卑曰弟子以受業于門曰門人合言之則曰門弟子約言之則曰徒孔子之稱其弟子或以小子或以二三子而記者各之曰門人為其不可悉名也何妄分而強屬哉然而何晏趙岐之注則皆未有此說

其于小子鳴鼓而攻之鄭曰小子門人也小子何莫學夫詩包曰小子門人也文無異辭可見漢儒質直至邢疏始曰使其門人聲其罪以攻責之一其字直以鄭言門人為冉有之門人如各章例而夫子且教人以弟子攻其師者亦太甚矣哉朱氏之為考搜討甚勤亦徒為廬陵役也

重出辨 又云嘗讀四書中重出之條唯中庸哀公問政第四節下在下位三句是錯簡預重後文于前餘皆無可刑置也論語疏曰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相從夫既由各記自不免重複參差既以類從即非無義例蓋聖人原非一時一事之言或前為彼而後為此無嫌重也即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據史記為衛靈公發也至後篇止多已矣乎三字蓋所慨益深矣今既並誦之其他皆此例也是以古注未嘗言重出邢氏始問言之亦有不然者自集註既以重出置之而後人遂從刪不復讀過矣故為次而解之論語六孟

子一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疏此与孝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篇
是孔註此是鄭注案事父母幾諫章疏曰此并下三章皆明孝也則本以類從而上
下兩章言事父母存時此專言歿後与前篇不同未得謂之逸其半不當刑置
子曰王忠信母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疏此章戒人忠信改過也學而篇已
有此文記者异人故重出之案此非重出亦因上章而及之也人之所以說而不釋從
而不改者由其素不忠信樂比匪而畏改過也聖人無忍棄人之心故雖至于無如
之何而猶有餘望焉記者體此以示勉抑或即聖人之承上言而復言此未可知也不當
刑置 入大廟每事問案前子入大廟章記言也此紀事也鄉黨本獨為一章而
中分節次与他篇各自分章者不同安得以此六字為前篇之重出乎故邢疏不言
重是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案此比前少君子二字蓋以
教人皆當如是也猶之及乎三字者皆另是一時之言不當以重出刑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注孔曰不越其職疏此章戒人
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已不在此位則不得謀議此位之政事曾子遂曰君子思慮
當不出已位言思慮所及不越其職案此以夫子繫易之言申釋平日之言也夫子
繫易取諸易象有以字曾子引之非為言易故無以字前泰伯篇專為夫子之
言此為曾子述夫子之言而解之或記者之並記以相發明故為一章足明上非重
出上其位是人之位下其位是己之位謀非其位則必思出其位而人已而失矣此
即中庸之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孟子之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一章
中兼具之更不當違古讀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案此真重出也然亦与下

章惡利口以類從蓋記者有意義存焉還當並讀

孟子曰 此一條析出
孟子部

學辨 又云聖人教人莫先于學故論語學而第一天下無人不當學禮王制
文王世子是已無事不當學小學大學是已無時不當學疏載皇氏以凡學有三

時一身中時二年中時三日中時備矣。考弟不待學，必資學以成之。聖人不易學，猶須學以幾之。古者以其執業之名稱之學，即以其所居之地謂之學，明其無以易也。未有文字以前，聖人學于天地，故曰崇效天，卑法地。既有載籍以後，學者學于詩書，故曰必則古昔，稱先王，皆言必有可效也。故學必有師，必擇師，師之者將以效之，師以其所效使人效之，謂之教，謂之教，書惟教學半是也。王其效邦君，效即教也。教也，乃汝其悉自教工，大傳作學工，言效天下之功也。明教與學，必自得言，效矣。一，是以效使效，一，是效其所效，集註學之為言效，蓋出諸此。古訓學為竟，是明學之意，學之言效，是教學之事，二者尽之矣。不知毛奇齡何意，必以學止是業，而駁言效之非，且謂近于百工匠作之為。夫君子之孝，与百工之學，事不同而美本無殊，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孝以致其道，特學之為此，儼奇齡胡不省諸且百工匠作，正是以執業為各安見言業之足以別乎。盖毛氏之說，但知詆諆朱子而絕不自顧其觸背，往之然也。即如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以小學為學之小者，大學為學之大者，故有小而大節之說，原不以言然人莫不由小而至大，即學無不先小而後大，方小子時，有小子之學，自不可驟語大，及漸長大，則有長大之學，又不可固於小，此如因必至之理，安見言大人之非，且大人之名，正不專以年齒言也。易曰利見大人，子曰畏大人，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則帝王聖賢皆可以大人統之，今以大學三綱八目，豈非所謂大人之事備者哉。吾故謂朱子之註義本圖，胡渭作大學翼，直欲改大人為成人，語互滯耳，而奇齡必橫加駁訛。若朱子于論語大孝，即發首一句一字，已必不可通也者，乃其稱孝記，古之王者建國親人，教學為先，而釋之云，親人，即親民也，以証讀親為親之非，先忘却孝記本文，乃是建國君民，孔疏謂建之其國，君長其民，並不作親人二字，此鄭康成之所不敢改，復未聞有別本指為案據，千百年來，久為經生習讀，熟用之文，而奇齡

一旦輒妄改之，釋之以就其說，以詭其六經，為我註脚之無何道也哉。彼其所為飾智營愚，何嘗無多言之中，即可笑亦不盡。若此，顧已隨舉一端，真即在癸首一二頁間，其他曷足深論也。然且猶有從而飾其糟，揚其波者也。則吾所不能擊置之不論也。

有子曾子

又云有子曾子皆各不隸于四科，行無偕乎十哲，有子更未聞及

聖人問答經品，藻而論語紀其言，即以承字曰之次，又次以曾子，然後次以子夏子貢，皆稱子而繫氏如孔子例者，独有子曾子而已。當時以有子似聖人，而曾子為傳道之宗，門人服從者衆，故用師稱而不各字之。參于參也，一厥惟聖人各之如諸賢例，有若一書名，則以對君也。考諸史記列傳，有若少孔子十三歲。家語作三十三歲，凡諸賢年歲，與史記互異者甚多，今以家語後出，姑從史記。邢昺引史記作四十三歲，蓋誤衍一字。則在七十子中，齒纔亞于子路，計當孔子卒時已及六十，蓋莫或先而禮記記其卒在魯悼公世，悼公卒之不異

哀公之誅尼父焉。傳又稱孔子既沒，弟子相与立有若為師。他日問以月宿畢不而及高麗事，無以應，遂撤師席，則為大誣妄，何也。蓋觀孟子說此事以為強曾子不可，則已不果行，明矣。豈惟曾子知其不可，有子早當知其不可，豈有輒抗顏之理。諸弟子又豈有以一二術數小故，為此兒戲之理。然則有子之學，第得論語所紀，而可識其與曾子不殊，非他賢可過也。然集註謝氏說，則獨惜曾子嘉言懿行，不盡傳于後世，未一表章有子六稿，以論語所載曾子言行較之有子，為已多矣。孟子禮記之述有曾亦曾，為多而曾子問，獨以名篇。孝經大學其又章已，是讀曾莫盛于曾子者，吾蓋獨惜有子之不尽傳于後世，唯論語之幸存也。宋世知尊諸賢崇世祀而獨遺有子，顧孫子明立三氏學，尚遺曾子，其後始以子張與朱子並升為十一哲，仍遺有子。至我朝大典疊舉，祭然畢備，于是有子祠墓裔孫，近幸得以數其實，補其缺，此大賢之靈，所以千古不墜，而聖治光昭，益無復尚者哉。

子夏 不云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難。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朱子
蓋從經文論次體勘而得之。並非妄語。故常以子張為務外似也。顧已不足以概其
為人矣。乃若以子夏為為人。不與篤信謹守云。這相矛盾乎。此固朱子所未嘗正言。
惟于謂子夏章一載。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而安溪論語劄記不甚以
為然者也。蓋此說才出。偽孫奭孟子疏。子夏悅在于紛華。為己有難于小人之儒。教
人以事于洒掃之末。悼戾顯然。人所易見。不足論。吾獨怪司馬牛憂章註載胡氏說。
以四海之內皆兄弟一語。謂之意圖而語滯。既無謂矣。又援子夏喪明事。謂為蔽
于愛而昧于理。不能自踐其言。有不得不辯者。夫以篤信謹守之儒。孟子稱為有聖
人一體。二十篇首末備紀其論學立教宗旨。傳經傳道。炳然千古。乃卒之老而不
能自踐其言。徒責人以安天命。敦敬恭。而不自知其蔽于愛。昧于理。豈直後世著
唇立說者。侈大言無實詣。所謂色取而行違。居之不疑者也。子夏其終不免
為小人儒乎。何以曾子當日之怒而罪之者。獨不及此。胡氏何以獨論子夏之佞。如是。
蓋觀古今之讀春無識而好輕議古人之短長。其狂惑未有不至于是者。彼蓋不
察檀弓。雖列禮經。多難致信。前儒所為致疑難。其中者非一端矣。子夏喪其子而
喪其明。蓋未必定有此事。即有之。自緣老眼就昏。適會悲傷增重。未必全因哭子。
今姑就所記核之。其誣尤顯。不但誣子夏。並誣曾子。曾子曰。吾聞朋友喪明則哭之。
夫曾子之弔。自以子夏喪其子也。古但有弔喪子之禮。豈別有哭喪明之禮。誣
一也。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人疑汝于夫子。此自人之尊事子夏。未必夏之玷儼聖
師。果其為罪。則曾子早宜忠告。如有若事之執。不可以相戒。胡乃匿怨而友直。待呼
天始發乎。誣二也。喪兩親使民未有聞焉。親喪固所自盡。何必有聞。毀不減性。禮也。
是後以後事而并坐前罪耳。誣三也。喪兩子。喪兩明。果罪。即無所用弔。既弔且哭。
即未嘗罪。徒因無罪一呼而怒及之。是罪本在言。不在事也。因言及事。則借因罪。

加罪則苛，且人方老而連遭不幸，乃以怒詈為忠誨，聖賢豈有此情理，誣四也。文既近誣則事非徵實，可見矣。顧自擅有之，而注疏皆以子夏恩隆于妻子，鄭氏于疑此一語，謂其言不稱師，穀梁疏至稱子夏匿聖人之論，比諸伯宗攘重人之美，且以伯宗見殺，子夏喪明，並出天之報施，背誣不經已極。若胡氏者，儼然道學之世，方當辭而闕之，乃反而甚之，豈非無識趣而好短長，遂不顧其毀及先賢也哉。嗚呼！安國之說春秋，誣聖非法，朱子亦嘗非之，而卒誤為元明俗儒為尊信，此又明之詆謫先賢而朱子取之，以致數百年莫問其析言之罪。吾嘗謂孔子未必有誅少正卯事，而後世之為少正卯者不少，安國殆其魁也，不知其儼然從食朝廡者，何以逃聖門之斧鉞也。

子張 又云史記家語之記仲尼弟子年歲，多有異同，蓋非尽確，姑以是考之。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則于七十子中，齒為少，計當孔子卒時，纔二十有五，其辟

其過，豈少年情性然耶。傳又稱田常欲伐魯，子張子石請行，孔子不許，是時子路猶在，則子張年不過弱冠。子石者，公孫龍少孔子五十三歲，更未及冠，宜孔子之不許也。而自門行，皆紳詣歸室，踐至其言，執德不宏，信道不篤，已非復務外蕩習。又言我之不賢，人將拒我，較但君子反求之，皆以之成己，以之誨之，蓋當在聖人既沒後事。然論語二十篇，終述堯以來，又特終以子張問政，孔子告以五美四惡，帝王法戒，詳哉！盡之。記者蓋深有意于其間，足以明子張之學體用兼備，有得于聖道之傳者大也。豈可以辟過概其為人乎。予嘗以子張學于祿，當從史記問于祿者為正，蓋于祿之語，他經所無，獨見于詩大雅，曰于祿，豈弟于祿，百福。張蓋疑而問其義也。論語作學，乃問字之訛耳。或曰：問即是學，則二十篇中，何問非學，而獨是于此。且聖門豈別有所謂于祿之學者哉。觀集註不解學字，其載程子曰：若顧闕則無此問，三年學字，又載楊氏曰：子張之賢，猶以于祿為問，則亦通作問言，但必以

此問遂為務外，是周召作詩，先教人以務外矣。人君于天祿，士于君祿，自是道義正經，不為非分妄覲。故詩曰：干祿豈弟，又曰：求福不回。古人原不諱言干求，但在豈弟，不回。孟子言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皆明白揭示，端為當時鑽營立說，不憚極致形容，而幼學壯行之志，自篤。子張何獨不然。夫子告以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乃教之。盡其在我，寡尤悔，亦即古詩訓，豈弟樂易之旨。並未言其問之非，此亦學者所宜見其大，揆其實，而不在高談無用之道學，輕議聖賢之淺深者也。

左邱明 又云左邱明不列弟子之數，蓋史記家語有關遺，抑或非弟子也。遂伯玉之流，後人以入從祀，而當時固聖人友也。故曰左邱明恥之，其亦恥之。語氣與唯我與爾有是夫者稍別。顧已足見其是非不謬于聖人矣。其又有所謂左邱明古之聞人也者，正如稱子產為古之遺愛，叔向為古之遺直，皆同時而以古況之，不必例以趙宣子古之良大夫而遂斷為先後時也。太史公曰：孔子西覲周室，采史記曰：聞與于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議，褒譏掩損之文辭，不可以存見也。

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是原以左氏在七十子外。孔安國注論語，則云左邱明，魯太史。漢晉藝文志同，是左邱明猶之大師執，夫子正樂，必因樂師，則正史必因史官一也。故孔疏于左傳序，又述嚴氏春秋。嚴彭祖傳公羊李者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与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是實杜預之序左氏受經于仲丘，身為國史，云：所從出，而邢疏無異詞者也。夫既受經而為之傳，即以親受業弟子，不為過矣。乃集註謂夫子自言某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若論語之左邱明，自在孔子前，与傳春秋者為二人，于是說者糾紛，皆以仲丘弟子無左邱明，至并左傳而疑之議之，非但其人可以忽，晉忽楚，並其文其事可以忽。秦忽漢，若千百年史傳相傳之成說，概不足信，而唯賴焉之一知半解，獨伸者，斯豈暇

与之深校哉。

子產 又云春秋列國人物以子產為第一其言其行無不有粹然聖賢氣象蓋具王佐之才而惜其處尋國事闇主不足以竟設施顧已為當時所推服聖人亦極稱之必非臧文仲管仲所可同日語夫人至于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可謂不善之多者矣雖有他善不足稱矣人至于有君子之道四可謂善之多者矣其所以未至特去聖人一等耳不知吳氏者爰以妄軒軒乎其間而集註取之其于問管仲末又謂子產才不勝德宋儒好雌黃前哲徃欠公道凡論語載諸高弟之言有已見正于聖人者有未嘗見正于聖人者既一一指其疵弊乃至并聖人之言而必反之幾似聖人論人全無正實專務隱善而揚惡陽褒而陰刺者殆非後學所能解也子產作邱賦渾罕譏之鑄刑各叔向譏之後儒因之不察鮮不以愛先王之法非仁人之心不惠不義明矣而聖人備稱其養民使民之有道他日又曰惠人曰古之遺

愛皆統生平行事而言豈不知此二事也者則是不以此二事為子產累也豈唯不足以累子產正足以見子產蓋當時周禮紊亂不行久矣自齊作內政晉作州兵轅田魯則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猶以為未足鄭以小國屢困晉楚之爭悉索敝賦之不暇給其必積有暴征加派之事在子產前為經傳不及昏者况復豪族橫行淫風靡敵獄訟繁而例雜小民尤易違犯有司莫適重輕子產蓋有不得已之心焉毋亦唯是酌劑乎時古之間予之節制勒為章程使變而不失其正猛而適濟其寬所謂吾以救世必非苟焉而已特惜其實莫詳注家各以意言耳彼渾罕叔向言非不正而于子產之才本有未逮于子產之心莫能深体也然而仲尼則譏趙鞅之鑄刑鼎矣譏季孫之問田賦矣獨于子產無聞焉而亟稱歎之如是聖人誰毀誰譽豈有其作鑄猶是俗吏苟且之力明与仁愛之道反而肯深沒之而輕阿之者哉迂儒去古絕遠無知人論世之識漫徇一時之末議為口實雷同

膠固遂以子產與管商申韓同論及讀禮記子產猶衆人之母則又以其惠第
照之為仁而若聖人之真有不見于子產者不知此非實孔子之言也。能食之不能
教已與所謂使民義者皆多。孟子之言乘輿浴人亦非子產實事非正譏子產也。
鄭氏注禮猶據之皆不察也。

甯武子 又云衛文公惟布帛開國初左傳紀其務材訓農諸大政詩亦有定
之方中諸作綽然中興之美厥後忘齊桓之德乘喪而從不義之師狄讐也則
比之邢親也則滅之。寧動背亂為春秋所貶而公亦殂矣。又以失禮晉公子致貽讐
其子蓋不且以有道稱。是時寧武子即從父在朝本未得政如伐邢之役莊子實
主之義無可執咎亦未足以知稱。成公立未終喪即遭晉伐倉皇出走其失策全在
即楚殺弟幾至覆亡不保亦但可為無道而未得有道時自賴橐籥之從克濟大
難爰及返正而享祿三十餘年屢同諸侯之好罕被大國之兵先之卜遷避狄以

定三百年遠謨至于外平晉魯內返匡戚可謂輯寧爾邦家誠有道時矣。
誰力為之皆甯武子力也。現經傳于衛侯歸後紀武子兩大事皆有善無譏一
則僖三十年帝卯之遷公命祀相武子不可一則文四年未聘魯人重其知禮乃武
子執政時實事所謂其知端宜在是。聖人論人心該始終有証實非但委蛇無事
之謂然以其不祀非鬼不知足以經國家正鬼神而猶有諫爰居退榮惑不懷復
火不祀非望者以其不答湛露形乃為知之以明禮樂稱使令而亦有辭上卿
之享不拜肆夏之三者故曰可及而專難其愚武子蓋先志無道後志有道。夫
處有道實能易無道為有道者人則第知其後此顯著之善而不知其初隱忍
之忠故特揭有道之知于前以形起之也。杜預所見本誤故以聘不答賦指為愚不
可及之証若武子第詐為愚者而邢疏漫襲之集註始為定著誠得表微正旨。
然以文公時無事可見可知毛氏閻氏徒相爭辨蓋皆得其半而遺其全善于抵虛。

而陳于考實云。

令尹子文陳文子季文子。

又云令尹子文楚之良也。陳文子齊之賊也。子文

毀家靖國。忠莫大焉。三仕三已之實。後世無考。惟國語有云。鬬子文三舍令尹。當時
蓋得其全。故備援立論。足見始終子之許之。是就人論人。若僭王猶夏已非一日。既
為楚臣。止知楚事。不必以此為不仁罪案。非如陳文子去齊原僅一節。其去而旋返。絕
無匡正之功。而務陰深之術。內傾朝野。下惑民心。卒移存社。姜之為田。實無字啓之。
以視子文忠奸懸隔矣。而子姑許之。亦就事論事而已。不屑及其他也。至季文子初
附仲遂。繼逐子家。不成小君之喪。多行無禮。為魯數世祿去政速之罪魁。雖死無
私積。小節可稱。豈知度義。而世傳其三思後行。蓋非實錄。如求遭喪之禮一事。杜
注因而附會。其不足為大節。謀國持身正術明矣。聖人論人有直揭定評者。有微
寄不意者。此再斯可矣。一言則又因事衡理。而其人之臧否。言外見之。皆春秋三權
所謂隱而顯。然而章者也。

衛公叔文子公子荆

又云公叔文子純德也。公子荆非純德也。觀聖人之所

稱述。可以得其人之淺深。何者。古大臣謀國。莫大乎培植人才。汲引善類。所以為
子孫黎民利。而非為一身一家之私也。公叔文子與僂同升。能忘己之勢。而不抑其下
之賢。一事已足千古。所謂時言樂天。義取聖人不即信之。亦未嘗疵之。彼既老矣。
猶犖而如公。憐之于君國。禮之備紀。其三善。明非一節之長矣。而公子荆則第以
善居室聞。是固佳公子之能謹身保世者。視同時奉鍼。宋辰衛則公益之倫。霄壤
絕遠。然曰室而已。無与君國之大計也。其居本不貧。未聞尊德樂義之實。推己及
物之量也。世固有生長富貴。性喜淡泊。僅以自適而無遠志。一苟則無以不苟者。
荆殆其人。聖人不遺小善。蓋与善。晏平仲。同為取其一節。平仲處崔慶陳鮑之
間。介然不苟。可謂能中立者。然亦僅全其身。而無救于齊。為大臣當國。故寧斤

介與人交之見長乎言其善于此必有不善于彼者矣雖然鄭子張何人也生在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与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其言之款切如此晚而悔曷若豫而思則衛公子良不可沒彼吳子之國者示儉猶是道也吾壹不解夫世之營殖貨以為華者方且甘為子荆之罪人而不辭又何足与公叔氏衛侯俱哉

秦伯

又云讀集註有必不能為朱子阿者莫如秦伯章蓋此章注疏本分明

注王曰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必有天下故秦伯以天下三讓于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此即詩皇矣疏載王肅曰秦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天命之在文王故去而適吳者是謂秦伯自欲讓并不用史記太王欲立季歷之說極其正大不刊邢疏載鄭注則仍用史記然云太王欲立季而未有命亦體貼穩切皆未嘗以太王有翦商之志也詩之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

始翦商特以周興于此推本始遷而言之猶眉之至于大王肇基王迹云爾太王于是時必不得有翦商之志也眉之稱王季弟云其勤王家寧太王而有異乎史言文王陰行善一陰字說者猶疑之況太王所事非紂而直包藏禍心窺竊神器乎果其有之秦伯方宜先意承志諭親于道而徒以不從逃去無是理也左傳言秦伯不從是以不嗣亦謂太王歿時不從在左右非不從親志之謂也文王百年而後崩武又十三年乃翦商後秦伯百餘年秦伯之時不得為當商周之際借使不讓亦當如王季其勤王家不足遂有天下秦伯又無子其傳世當不過如吳世家太伯卒弟吳仲雍立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而已更不足以有天下凡言讓者謂本已所有而不居也伯所得有國而已天下自商之天下非所有也非所有即非所得取何假伯之讓何從謂之棄不取是宜後儒所不能帖然者善乎鄭氏之注曰太王疾秦伯因適吳越採藥大王歿而不反

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是謂泰伯原祇讓國也。史記正義則又載江熙曰：季歷生文王，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以太王疾，託採藥于吳越而不反，太王薨而季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薨而武立，遂以有天下，三讓也。立意同王，而分析所以言三讓，言天下之旨，尤精確勝鄭。且為此章看定果，特惜疏之不知採。朱子又不肯採也。吾且謂泰伯之讓，其不可測，尤在乎與仲雍俱行，何也？伯不讓國，非季有固也。伯讓而不與仲俱，則以倫叙，仍非季有，而仲之子孫，又不足以有天下，則天下事未可知，非伯之所以善達天人也。是故伯必偕仲，伯之深也。仲能從兄，仲之深也。然而皇矣詩不言仲，夫子亦不言仲，是伯氏無得而稱，仲亦氏無得稱，知伯則知仲矣。伯不有其有，故謂之讓，謂之至德。仲不有其所不有，故謂之逸，謂之中清中權。宋太祖之取天下，不以正，陳橋之役，有慙德焉。文公以本朝非所敢議，而不能釋然于萬世之公，故註

論語，深託意于兩至德章。若孔子之有不立于武王也者，然而子固言周之德，非獨言文之德，自漢儒謬以武王十三年為上承先君之元，始以服事專屬文王，宋儒既辨正十三年為武即位後年數，則亦可以明武非汲于殷，與言周德之上自矣，而猶必從舊說，至泰伯，則又不從舊說，時文中如史逸表三分天下節題，蔣德瑛泰伯章題，所以為經義關係不小，不研經固不可為文云。

羿羿 又云，孔氏春傳以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故于論語注言羿篡夏后相之位，亦以相為羿所立而篡之也。此孔氏之謬，而歷來諸家遵之，乖異百出。朱子亦謂羿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皆不考于左傳。滅相者，乃寒浞，非羿也。浞之殺羿，在滅相前，蓋不如邢疏羿逐出后相，乃自立為天子，相依斟灌斟鄩，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及豷，澆已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又年長已堪

誘獲方也滅淫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至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規切傳文先後分析斷制俱為詳密唯云羿逐出后相尚仍諸家仲康與相皆羿所立之說不如杜注不主廢立而以太康失邦仲康及相皆夏人立之其亦謂羿逐代相則以湮澆之事皆因于羿約總言之耳其詳具予尚看春秋說中羿為始亂夏之人鼻即澆為終滅夏之人故經對文立言細繹襄四年哀元年左傳備矣

晉文公齊桓公

又云齊桓公實地渾厚為君寬重有體而之深謀遠覽隨機

適稟之才全馮任一管子信從其教以興伯業若昭烈之于武侯然管子亡而三豎用桓公之志荒如管子之放桓公以正自定豈難封邢衛後莫如辭鄭子華一事於規利之中不失德禮之道言桓事者但知矜張召陵葵邱也晉文公天姿英果處危困時侃于秦楚之庭不少挫所自負者本大不規尺寸能籠絡人才狐偃趙衰魏犢臼季一時桀黠樂奔之為之用皆公之以術馭之非有專倚其居心其猜忌

而行事通達善轉圜蓋曹瞞一流惡莫先于納懷言胤莫大于圍溫原遷陽樊言文事者又但知敗楚召王也閻氏四合釋地又續曰王伯厚史記正誤可謂癸千古之覆矣仍有一大誤未正者晉世家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年四十三及國年六十二是也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羸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此則文公在翟舅犯稱亡人時年甫二十一歲入國時三十六即薨亦止四十有四年故杜注城濮之戰云晉侯至此四十矣安得如陳際泰譎而不正文老而孝事故慮日暮而計挺者耶案此論亦見考核葵邱傳稱伯舅老則存桓乃是老而學事人反略之讀左恒苦偏徇一說為立言之蔽故不可以不知其人論其世云桓公子糾又云糾桓之為兄弟左無的據而杜注以糾為小白庶兄考史記存世家襄公無道羣弟懼禍及故次弟公子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行次秩然穀梁傳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自存出亡亦先言糾次言小白又云齊人殺

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明糾有當立之道，故獨言迎。桓當有讓糾之道，故斥言不讓。則糾兄桓弟，杜氏居然可信。且以左氏經傳証之，經言納子糾，子者宜君者也。即公穀止作納糾而于齊小白，則云篡辭于有人取子糾，則云貴宜為君，可概見矣。傳記有人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惟糾是兄，故渾其詞曰：親若是弟，則當斥言示罪，無庸諱也。是即左之的據也。故荀子仲尼篇有桓公殺兄而爭國，古說彰。如此，惟漢晉淮南厲王傳文帝令薄昭與奮，乃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亦桓殺其弟以反國，然韋昭注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愚謂亦非為諱，弟取與上兄弟對文耳。夫何宋儒不達衆著之明文，而取偏說之單說，自程子始斷桓兄糾弟以糾之見殺為當罪，仲之相桓為得正，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蓋效前人所未竟，而胡氏說春秋全主之，朱子亦載入集註中，竊以糾果不正，管仲本不當死，則子路子貢責之已矣。子當先明其不死之義，以示教，未必萌虛提，僅以功言，欣惟死在可否間，而功為獨大也。善

手舊注載王曰：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蓋不以匹夫之諱指忽言，然即指忽言，亦無惡乎其死，何也？忽之死，特較之仲為小耳。仲之功，聖人亦節取之耳。又如程子言，例以王珪親微為功，不掩罪，其猶可也。而至以聖人之言為害義，不已過乎。

錄王珪魏徵論 又云：讀柏鄉相國魏文毅公齋兼濟堂文集，其王珪魏徵論有足與余說相發者。曰：王珪魏徵之事，世多議之，而程正叔之論尤嚴。正叔語司馬君實曰：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君實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之，與徵何異。正叔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魯公伐齊，納糾，去子，明不

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蓋程子之言如此。余嘗詳考子糾之事，論語子貢子路皆言公子糾，非但稱糾也。再考史記襄公醉殺魯桓公，數欺大臣，羣弟心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及戰于乾時，魯公敗走，奔遺魯，魯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詳史記之。父則子糾，乃桓公之元矣。左傳杜註亦曰：子糾，小白庶兄。蓋本史記也。程子乃謂小白長而子糾少，豈未考耶？至胡傳大略本之。程子曰：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一子字，固不足深辨。至引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亦桓殺其弟以反國，此殊不足為據。漢晉去春秋未遠，其考証必詳，豈有舍司馬遷杜預而反以注引之文為據耶？余謂王珪魏徵之事，與管仲召忽正同。管仲之不死，未必是。夫子第以其功而大之，其曰匹夫匹婦之諒，非指召忽也。建成為兄，為太子，見殺於弟，王珪魏徵從而事之，於義安在，以此責之，自當有愧於心。但紫陽

綱目書法亦不深責之者，正以徵之功德可比管仲，糾未正其為世子，建成雖為太子，上有唐高祖，則亦未正乎其為君也。此與反面事讐者，微有不同。故志在求減之列耳。功過既不相掩，而功又大於過，此春秋善之長而惡之短之意也。善乎尹起莘之言曰：臣之事君，固當終始一致。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欲死於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許。又曰：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與人臣事君不同。故夫太子臣子也，藩王亦臣子也，其僚屬亦臣子也。任是職者，當以一人為主，不得以所事為主。此豈私於珪徵之言哉？蓋其晰義至精，為天下後世慮深遠耳。故管仲之事桓公，魏徵之事唐宗，皆未合乎義也。然責以必死，如君臣之分，則其理固有不同者矣。余故曰：王珪魏徵之事，與管仲召忽正同，而不在于糾小白兄弟之稱也。假令仲無匡合之功，徵無仁義之效，謂二子品在召忽之上，其誰信之？若子糾建成既已為君，而管仲魏徵背之，雖有匡合之功，仁義之效，則馮道沈曾之流，當為君子之所羞移也。余故詳辨之，以俟有道者論定焉。佑案：此

論詳析後段引尹氏尤暢不厭備錄之程子胡氏全是讀春秋事理乖謬可削也。

再辨弟子門人考

又云曝谷亭集之分弟子門人考非獨主歐陽亦以洪金

隸釋隸續所言東漢諸碑例并廣韻注為據今按氏璉琳瑯載漢太山都尉孔宙碑陰門生故吏各門生四十三人門童一人弟子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隸釋謂漢儒開門授徒親受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曰門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云云近觀妙齋金石文攷述之此体非一愚謂門生即門人自是生徒之稱弟子或其族屬或出校官弟子員其列在門生後轉未又是親受業之人即依洪氏所論蓋亦漢人之例有之未可執以為孔門之例也此猶子公羊子子沈子之類何休以子冠氏上者為本師單稱某子為他師皆後人之隨時起例孔門曷嘗有是哉考漢藝文志孔子徒人圖法二卷今亡而言徒又言人毋亦取于孟子予未得為孔子徒予私淑諸人二語以親及門稱徒不得及門槩稱人為之區別義非不可而遂以槩論語諸章之門人則徒見其鑿而難通矣是以鄭注小子門人也趙注小子弟子也明乎二稱之本一未嘗拘當時風氣也若廣韻注之分併是非即其以離貴為孟子門人可見一斑曷足論哉二考中引援辨證如據禮補孺悲公罔之喪序點據孟子補牧皮據世家補顏濁鄒據家語補孔璇論左邱明稱左氏之為避先師諱亦門人去秦冉顏何之非皆至正當乃若以秦丕茲為首列而不顧史記家語之本無羊歲以南宮南宮適與南宮敬叔為二人盡廢鄭康成以來之成說又增孟懿子于弟子而不察助季逐君之久在所與弟子考既載孔忠去伯魚矣而門人考又獨列子思知曾西之即曾申矣而曾元又置不錄以及子游之子言思子張之子申詳並明著經典第附見而不正列其孟子弟子考既依朱子去季孫子叔出子而仍進益成括勝更又據晏子春秋以益成括與景公同時嘗為孔子門人皆難說

迷離本不可為典要而後以溷見聞至于引孫奭疏而不察其偽則皆朱氏之疎也
北辰 論語爾雅二疏皆出邢氏而有互異處如爾雅北極謂之北辰疏極中也辰時
也居天之中人望之在北因名北極斗柄所建以正四時故曰北辰論語疏亦載之少却
人望之在北及斗柄所建二語人望之在北不可刪也斗柄所建則闌入北斗刪之較簡淨
矣然訓辰曰時仍未切即史漢並言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素一之常居也名曰紫宮
是也索隱引春秋元命包曰宮之為言宣也宣氣立精為神垣又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
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則辰即言宮言垣義與眾星之次舍謂之辰
者不必有異特眾星無常北辰有常故經言其所言居集註釋以不動實原于此
而後來說者終然不一漫主無星為辰既失其一明者之義至以北辰亦動為朱子攻瑕
殊不思天体本動北辰何得不動動自不待言而謂之不動者動其運用不動其本體
每初昏輒見如是、不動矣抑雖動而其為中宮自若也則所謂常居也所謂居其
所而眾星共之也猶之言無為而治聖王之治天下豈果能無所作為哉有為者其
迹無為者其神也又邢疏所謂淳德不散無為化清而集註因之其象如此者矣
今徒執不動為不動不知動之為不動讀朱註先死然句下謬添出動以求勝于
是又有說者以言動為背朱不可用皆不思也若陸埏經世驪珠仍主天體無星
處謂之辰而以北辰居所謂統星之長只將下眾星句對看便見辰字本位自連
入北極添出動與不動摸擬遂多云々則似謂北辰且非北極尤支離背誕而作考
証者採之所不能云

禘 子說春秋為禘說千五百餘言明大禘吉禘之為二以漢儒混并禘祫始
于孔安國論語注莫不善于鄭康成禮注至朱子始用趙伯循及陸淳說明禘
之為合禘則止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其祖配之而不及羣廟最為不利若邢疏
謂禘所以異于祫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廟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

而祭，蓋龔孔穎達說于經傳全無可據，不足云也。安國之注，惟不察魯禘本僭，又不察大禘不及昭穆，故謂既灌之後，明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踰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案灌所以迎神，既灌而牲則為迎牲獻鼎諸事，其昭穆各主自應即于灌時序之矣。何待灌後？宣公八年，從祀先公，公羊傳言，文公逆祀，宣公順祀，穀梁言，貴復正也，則豈足援遠事以為近証，抑豈夫子言此時尚在宣八年以前哉？集註則皆棄而不用，此其所以獨得精義也。雖然，集註精矣，而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云云，此一段猶未安，蓋所謂成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或有其事，亦惟使其祀周公，得用天子禮樂，如六伯八伯之別耳，並非羣公得皆用之，更無郊禘在內明矣。郊禘，周公何涉，而魯君儼用天子車服，徒益生者之崇，後更與周公乎何涉哉？程子之以成王賜而伯禽受之為皆非，亦徒為明堂位章句也。魯惟因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浸廣及羣公之廟，不知其始自何公。然觀初獻六羽之昏，則其僭蓋在隱公前。隱特以仲子之宮，而疑其事耳。若郊禘之僭，則實始自僖八年之書禘，三十一年之書卜郊，僖以前未嘗有，以為惠公請之者非也。魯之有頌，亦僖始僭之，以為季孫行父請之者皆非也。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而公羊亦載子家駒之對昭公，明之以為僭並未一及何王之賜，其得輕以誣成王乎？此予于胡傳舉正備論之者也。乃自漢以來諸儒，皆知明堂位未可信，而卒不免出入乎其間。朱子亦未暢然辯之，甚矣析衷之道，蓋其難哉。最
可怪者，竹書紀年紀成王十三年魯大禘于周公廟，成王二十年，周文公薨于豐，則何得十三年先有周公廟？日知錄引之以公字為衍，而援襄十二年左傳臨于周廟，杜注文王廟者當之可矣，而不思是時，周公方存，成王未賜，魯何以肆然得享大禘？將毋禮不王不禘之言妄耶？既有周廟，得禘文王，何以後此傳頒書禘，若禘于武宮，禘于襄公，禘于僖公，不聞一及周廟耶？顧氏不能是正，反謂其可由是而知

禘之說以聖人之所不知者而特取徵于雜亂不經之書是又明堂位所未及也彼陸氏謬謂周公未設已用禘樂亦即從竹春出而不知其不可通故皆置之不辯

反坫 今十三經注疏每卷末各有考證若干條出校刊時諸人雜採為之率淺陋求其實在禘助經義十不能三而無故求異者多有茲偶幸其一如論語有反坫注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臣宗楷按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云外向室也黃震亦云反者向外之名坫者別設大門屏之名然則為兩君之好有反坫者蓋欲容儀衛之象以為此向外之室耳據郊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本文以反坫與樹臺門相聯恐均是居室僭侈之事案此說似乎得間尚遺却明堂位以反坫出尊與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剝楹達御相聯並為天子之廟飾一語之更覺可據也然鄭氏注禮與此注無異詞孔疏以反坫亦在廟中故難言廟飾則非有抵牾汲冢之四阿反

坫相聯即云為宮室名而外向室之注亦非致確古禮名物儘有物異而名同者要見彼反坫之不與此反坫偶同一稱本文若止言邦君居室事則何不如郊特牲例即于樹臺門下並言有反坫而必別為一條重言為好郊特牲言大夫之僭禮恐正因論語此文類及之其下尚有繡黼丹朱中衣何以獨為居室事足知集註從鄭之非漫然每取妄生支節矣始予嘗以三歸包曰娶三姓女者似較勝于臺名之解蓋媵雜三姓春秋所說齊桓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姓雜姬言則管氏娶三姓或亦有之既而思之古事既無的攷舊注止屬模糊且若是則是非禮豈徒不儉而朱子獨據說苑攷者正以諸侯有觀臺大夫有時臺則有臺非管氏之踰分但儉者自當不肯為此故以為不儉証而或遂謂之知禮耳又如臧文仲事舊以居蔡與山節藻梲為二事集註始并為一說者疑之蓋不知臧氏世為魯守龜之大夫不得而僭近郵全祖望申証其善甚明予亟錄入春秋案中凡集註不可妄

謬如此類學者正宜知所審別勿效毛西河諸人之多事也

檣 聖人道濟天下必無忽思辟世之理乘檣浮於海以質昏若濟巨川用六
作舟楫詩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檣即方也編竹木为之大者曰筏小者曰檣全舟
楫異用何可乘以浮海豈過激而為此言耶竊以此正救道不行實在處海以喻治
之皆是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之意檣即欲濟無舟楫意言道之不行如乘檣浮
于海然欲以一人之力濟天下之艱所托者小而所期者大鮮有不謬且沮者皇
有一我誰與相從其唯由之忠信明決能之欤此亦惟我与尔有是夫之意故子
路聞之喜其得為聖人行道之由也而子嘉其好勇正以力行任道之誠能出
于死生患難之中而不奪曰過我者深許之也又曰無所取材則就前言作轉語
寄歎更深矣言我誠近于行無如世事茫茫無之非海徒多望洋之思絕少可
乘之具無論其大并檣亦無從假手其若之何蓋重歎其不得尺寸之柄而用之也

材 鄭注以為檣材極耐尋味惜其解上文為聖人微言以子路不詳故戲之則
似聖人乃好作諧語者而疏因以浮海與欲居九夷同旨何注則以材與哉同
朱子又以材與哉同竊謂如字解自合 子欲居九夷亦是聖人之道甚大看
得六合同羣無地不可居無人不可化之意豈謂中國不得行其道而反望之異
域哉老子之跨青牛出函關世傳有所謂化胡經者非正實也但既千載因
仍則予說亦姑存其異而已

觚 禮器有一爵二觚三觶四角五散皆以盛酒之數為名觚自當從酒器
之正漢以後木簡亦名觚故文人有操觚之說丹鉛錄云春秋時未有也然注言
一升曰爵二升曰觚疏即取諸詩卷耳疏所述韓詩說觚寡也飲當寡少皆
釋其名而未詳其制集註亦第言有稜而已予因按四庫各閱明劉績三禮圖
所記云觚考古圖高尺一寸口径五寸有半深六寸有半足徑二寸深三寸有容六合

且半之。李氏錄云：此器口可容二爵，足容一爵。禮圖所謂二升曰觚也。腹作四稜，削之可為圓，故曰破觚為圓也。且之四稜，漢官鳳闕取以為角隅，故曰上觚稜而栖金爵也。博古圖有容四合至一升者，又云：古人恭慎，凡酒器執之恐墜，觚為稜以礙手，狀如今之屋脊，故後人以屋脊謂之觚稜者是也。至此則觚體本方有四角，又刻為稜，腹足皆具之，如廉隅之象，以比人之耿介，故從孤名。觚夫子之歎不觚，度當時已嫌其礙，研削圓之，亦世道喜圓惡方之一端歟。其猶謂之觚者，蓋容二升如故耳。至博古圖所說，又大小不齊矣。續字用熙，江夏人所著三禮圖八卷，以漢唐人言禮器度，不合經典古意，獨從鄭康成、聶崇義後，學升牧潢澮壇廟宮室車所冠服諸器物一，繪其體式，辨其名義，大要以博古圖為依據，亦時出臆斷，瑣悉未必盡當，要之不失為用心求古者，故偶就其一端存之。

黻冕 此黻與黼黻之黻不同。黼黻字從黼，繡于下裳者，黼，紵也。刺也。此

黻冕連文，別是古黻勝之衣，以韋為之，通謂之韠。大夫祭服謂之韠，字從韋亦通作蒂，與紵今則皆與從黼之黻并一矣。唯禮明堂位有虞氏服韠，此一字尚存。古左傳衮冕黻珽，與火龍黼黻二字全無別，然孔疏自明析可考。孔氏五經正義實經說之，海藏邢氏注，襲其文，以入論語，如服周之冕，即全寫左傳衮冕疏，獨此黻冕，則孔氏備言黻韠之異同，以韠各從裳色，無他飾。黻則有文飾，其引者虞氏服韠，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曰：韠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龍取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韠韋而已，是黻始制于舜，增飾于禹，正且為致美切証，而邢未知採若其述。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社稷五祀則希冕，羣小祀則元冕。孤之服，自布冕而下，左傳士會黻冕，當是布冕也。此禹之黻冕。

則六冕皆是也。蓋夏后冠制既湮，禮所稱，收母追皆卒其名而亡其實，固止得就周冕約略之。且舜以作服命禹，其後遂為周服九章之祖，則六冕等制，自當依據久遠，以周証夏，非漫綴也。

溝洫 陸清獻公松陽講義曰：書言濬畎澮，在艱食，鮮食之前，是治水時事。此言尽力溝洫，是治水後事。蓋溝洫，是隨時當經營者治水時，自有治水時之經營。即位後，自有即位後之經營。若認作一時事，則是作司空事，不是為天子事矣。又須知盡力二字內，有許多斟酌，在不然，便如熙寧之農田水利，不勝其擾案。此論精切，現形跡，止載考工記，匠人為溝洫法，未嘗闡涉治水一語。殆自同見畎澮，澮遠，畎小，澮大，溝洫在畎澮之中，書畎澮，是舉兩頭，亦是治水時經營尚略，到即位後，更就中間詳悉，區畫盡善，遂為三代不易，故此獨言溝洫，言盡力，文家何可葫蘆提也。

執圭 聘圭，非諸侯命圭，乃諸侯受封時所受于王者，謂之瑞。朝圭則執之，以為執，尺，五瑞，五玉，是也。于列國相朝亦用之。左傳齊頃公朝于晉，將授玉，邾子朝魯，有執玉，高卑之說，是也。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親，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儀禮，親禮，有侯氏奠圭，王撫玉之文。皆國君親執之，所以將敬，非卿大夫為君聘問所得執。凡卿大夫為君聘于王朝，與聘于隣國，皆有玉，則謂之瑒圭。亦名圭，而占命圭不同。又有璋，璧，琮之不同。圭以聘天子，諸侯，而璧以享之。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以享之。典瑞又云：瑒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規聘，是也。玉人亦有瑒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頰聘之文。瑒，鄭司農謂折鄂，瑒起，後鄭謂文飾，賈疏，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也。若李君親自朝，所執上文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蒲穀之文，直瑒之而已。故云瑒圭，璋，璧，琮，說甚明。

析近藝源江氏永鄉黨圖考言此特詳其案云大夫聘執瑑圭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包氏謂執君之圭誤矣集註偶失檢遂承其誤以諸侯命圭釋之命圭之文見考工記玉人是封國之時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若聘享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言凡四器者唯其所實以聘可也則異于命圭矣邢氏亦知者侯所執皆朝于王及相朝所用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諸侯聘玉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頒聘然不能辨包注之誤廣解執玉之禮引大宰伯文以亂之永樂大全不詳考亦仍其誤考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文入聘禮篇則圭固有辨但集註未及追改耳江字慎修讀合博古尤長于禮所著非一種予之擬之非直以其与初見合尤尚其不涉說僻是叫水為正也

享禮 既聘而享亦非概用圭璧故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瑑琮八寸諸侯

以享夫人儀禮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而親禮侯氏既見王乃云四享

注四當為三據大行人文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為聘禮亦言賓初奉束帛加璧享禮

器郊特牲並有束帛加璧之文而不言圭唯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注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侯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虎豹皮也以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是也其于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子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頒聘亦如之邢疏備引為說江氏曰按享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鄭此注云其于諸侯亦用璧琮耳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事乃鄭注鄉黨云既聘而享用圭璧疏引小行人文不能辨也集註遂承其誤表 鄉黨三表說者多聚訟皆各有考訂三長其實具在邢疏中無庸

另說也。今錄其畧。緇衣羔裘。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麕裘。在國視朝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鄭氏注此云。視朝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聘禮云。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麕裘青紆。紆衣以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則或紆或素。不定。鄭氏云。臣用紆。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紆耳。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萬物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于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鄭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帶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案邢疏每多詳贖。此尤明析。其必以素衣麕裘為視朝之服者。又具于下。去月節。

注云。朝服。皮弁服。疏引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鞵。注此。與君視朝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是視朝衣素。蓋互相備。今人則又因聘禮注引此經。而言聘服。歛。蜡臘本不同。而周禮言蜡不言臘。月令言臘不言蜡。二祭相近。故鄭注臘先祖五祀云。即周禮所謂蜡。特為通釋之詞。其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注祭謂既蜡。三字本斷句讀。說者誤連下臘。遂多聚訟。今之考證。謬採陸埏之說。其前半截。皆即邢疏所已具。後乃妄攻鄭之混并蜡蠟。而以月令祈来年于天宗。當蜡祭。不知蜡乃報而非祈。所祭八神。豈可言天宗。皆適形鄙倍而已。疏先言羔裘。裼用緇衣。則其上正服。亦是緇色。補出正服。今人所未去。又惟裳疏。謂朝祭之服。上衣又有殺縫。補上衣。亦集註未及。今人但知餘服耳。

會同。會同與朝覲別。周禮謂之大朝覲。或在京師。或不在京師。有大會同。小會同。注疏皆以朝受誓于朝。享于廟。覲。誓享皆于廟。會同。則為壇于國外。在

既朝覲後朝覲有常期會同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為壇于國外合集朝之諸侯而命事焉所謂時會以矣四方之禁也十一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不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而命政焉所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也皆會同于京師也其因巡守征討與田獵所至而行會同如啓有鈞臺之享成有岐陽之蒐穆有塗山之會宣王之會同有繹晉文之築王宮于踐土皆各在其當方之國所謂大會同也近秦文恭公五禮通考言之甚核云周官所載會同之文不一天官太宰春官肆師司几筵諸職則各之大朝覲蓋朝覲行於國中所接見者不過一方一服之諸侯會同則六服偕來為壇壇宮于國外五等諸侯同時旅見又有祀方明及盟約之法皆朝覲所無故言大也若在竟外則六軍之士從行馬牛葷葷糧食畢具大率如軍旅之役故周官每以會同與軍旅師田並舉誠重之也若諸侯遣使來聘天子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則曰小會同故大司馬太祝太史小史諸職又稱大會同以別之春秋之世天子不行會同之禮而伯國大夫假行之非周禮之舊矣案此說詳見由之以讀周官注疏所言會同諸禮可以瞭然朝覲于廟已統在宗廟之事中故獨言會同天子之會同時已久廢故言如大宗伯凡祭祀會同詔相王之禮為上相詩蕭雍顯相之維辟公左傳踐土之盟鄭伯傳王注傳相也是相皆諸侯之事故曰非諸侯而何又曰孰能為之大注疏但援司儀之交擯傳辭者為說則止是相諸侯且止是諸侯相朝聘事與會同不切而宗廟亦止為諸侯之宗廟又以端章甫為諸侯日視朝之服皆不切也

諒陰

諒信也陰猶默也孔安國昏傳占論語注同論語作諒陰昏作亮

陰禮記作諒闇陸氏音義于陰闇皆云如字後人讀陰從闇音字不同而其為信默之義一也自伏昏大傳作梁鷓而鄭康成據以讀禮記有凶廬之說杜預

孔穎達于左傳皆所不取，邢疏亦云然。唯蔡氏晉集傳獨從之，集註則云未詳。蓋于孔鄭皆有疑焉。竊以孟子滕文公五月居廬，証之諸侯五月而葬，故云五月居廬，明非三年常在廬中。又卽以儀禮喪服言之，既虞，翦屏，柱楣，鄭云所謂梁闇，既練，舍外寢，鄭云所謂聖室，是士喪期已有別，安得天子獨居梁闇三年。鄭說良不足從，故杜以諒陰爲心喪終制之名。其注左，弔生不及哀，云諸侯已上，既葬則衰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孔疏備載晉昏杜預傳文及預議云々甚詳，邢疏全襲用之，以信然也者，謂信任冢宰，然而不言也，則亦足以定諒陰之義矣。晉昏杜預傳云，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与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于廬，

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咄歸惠公仲子之賜，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昏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說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于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說景王不說其除喪而說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過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經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塊以荒大政也。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自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

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諫闈從喪。案此孔刑二疏所述，文同全，不見于今。晉杜預傳中，今傳唯載元皇后梓宮將遷于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卽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諫闈終制從之。則以衆議應除而預特援諫闈正之者，此所述則似衆議不應除而預議應除者。故孔疏亦謂既葬除喪，唯杜有此說。又言於是內外謂其違禮以合時，預乃謂鄉人殷揚著論申明焉。此亦古說之宜考者。考晉書，作晉有十八家，此所述其亦出自十八家。舊本如王隱于寶之流，非今所行。晉書者歟。故備錄之以存異同。孔疏又稱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聽于冢宰，信默而不言。此數語與今晉孔傳亦小異。豈孔傳本晉杜蓋竊見之耶。抑卽取諸論語注，以當之耶。且不知于杜議中屬何段。揆其文理，似當在周景王段前，為議首一段。其文當云：尚書高宗亮陰三年不言。孔安國傳云：然後接以周景王事。故下卽接以稱高宗云云。與說景王云云對也。并論于此為說古文晉傳者，添一間端焉。

書紳 子張書諸紳。疏述玉藻說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編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玉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項此紳帶之制也。案此依玉藻疏載鄭讀之文也。玉藻原文脫錯，幾不可讀。賴康成訂正而明其所改經字句，以此為最不利。故孔氏一依其注為先後而刑因之。茲復因而錄之。且為紳考。然未詳晉之若何。古書未有紙墨，玉藻記書易矣。笏可看，帶將美書。玩鄭讀辟字，如裨冕之裨，謂以繪采飾其

側竊謂似可如字作辟積之辟率即律音律謂緹緝也。終辟者上下皆辟之。大夫止辟其垂者即紳也。士辟其垂之末而已。此士乃仕列之士故下別言居士。錦尚文編尚質然則子張是也。其錦帶欵紳之長三尺則有諸紳。亦刺文于其上欵或曰紳有囊蓋肩而貯之。以上溫故錄。

諒陰

潛研堂文集云

在雅

問階閣之階字說文無之當用何字曰本當為

陰論語高宗諒陰鄭訓陰為闇說文亦訓陰為闇皆據此文古居陰與音通左傳庶死不擇音是也本借音為陰後人妄加自扇景純不援引經典而望文生義由於未通六音之音。

多

又云同問怙怙之為愛何也曰古居怙與慈通漢晉叙傳慈之公主迺

女烏孫孟康云慈之惕之愛也是孟所見爾雅本作慈之矣說文怙愛也又云慈美女也或作怙怙正字慈怙皆假借字春秋傳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祇論語

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祇同

肆諸市朝

問說文殺从

从木聲徐常侍謂未相傳音察未知所出此字豈

从又而木聲乎曰未不成字之當从古文作𣎵𣎵本古文肆字尚書肆類于上帝古文作𣎵从𣎵𣎵通肆與殺聲相轉故論語檀弓皆有肆諸市朝之文殺从又而木聲古文又作𣎵即借肆為殺耳隸楷變𣎵為未非別有未字徐氏謂相傳音察蓋因佛刹字刹本刹之譌與殺義無涉今本从又从木之未後人妄作非許祭酒之旨也

東周

溫故錄云

問今論語注疏本有關伏案詩黍離序正義曰論語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注云據時成周則謂成周為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于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少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西周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

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為東周據時成周也此段疏予予讀春秋稿備論之而所謂據時成周之注不見于今論語本中其注唯有與周道于東方故曰東周二語即集註所用疏則云其便魯為東周采蓋穎達所引注闕鄭注邢氏已不見之矣竊擬以據時成周四字補注下即以死疏云補疏焉今之講家但知主鄭箋鎬京謂之西周王城謂之東周然不若公羊傳言之實出當時名目蓋即左傳所謂東王西王者平王之東周尚完敬王之東周益孱迨後復有東西周之分而周以亡矣宜孔子所亟欲為者矣

問事鬼神問死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正焉知死此夫子所以正答子路之問也可謂至簡明矣而注謬云鬼神與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此魏陳君平之說何氏據之邢疏遂謂聖人之道無益之事集註不免出入其間其誤由輕

畧事字若子路之空問鬼神也者然即空問鬼神子猶詳以語宰我而何者子路又謔認問死為死後之事則舍人道而涉鬼趣賢者豈出此哉蓋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古之所為事鬼神者當無不至則子路之問不為不切子曰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惟聖人為能饗帝惟孝子為能饗親云事鬼也莫非敬天下之事人也吾未見孝友不敦于父兄而愛敬能達乎宗廟者也則尽乎事鬼之義矣進而問死欲知處死之道也人有所當死有所不當死死非季路所難莫難乎其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為反其所自生君子之窮理尽性以至于命歸于得正而斃其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不敢以匹夫之諒為名者皆唯其知生敬吾生故重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適為大愚而已則尽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務民之義即所以事人敬鬼神而遠之即所以事鬼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事鬼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教知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以教知死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及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也，是皆不待求諸他經，可得之者。會謂其無益而不答子，又何有躡其之議也乎。

正名 夫子既言名之不可不正，而其正之當如何，子路未嘗復問。夫子亦不復言也。于是宋儒著論，有謂立公字，即者，有謂使輒迎蒯賸者。夫靈公之命，即不以正，公又沒于郕，子即之義，不肯立，非矯也。聖人何以必棄其節而強使之，且以子之皇，無君，甫得一衛君焉，任以為政，而子必告諸天王，方伯，以輒為不心，黜之以與他人揆之事勢情理，其為不可，何但于迂蒯賸，不可以為人子明矣。在輒必無拒父之理，在蒯又豈有當得國之理哉。今謂輒能以政任子，固必將有所以格其非心，使悔悟涕泣以迎其父，然而蒯遂能泰然受之，為正乎，抑又將移其正，輒之為子者，以正蒯之為子乎，何輒轉之不憚煩，然則正之當如何，曰：是其理自在。冉有曰：夫子為衛君子章中也，蓋觀夫子以正名答子路，則夫子不為衛君明矣。冉有子貢已心喻之，而未得其道，是時夫子方留衛未去，亦未一白其旨，故冉子私于子貢，曰：人皆為衛君耳，夫子豈為衛君乎，子貢曰：曰諾，則已覺其言之近是，而又曰：將問所以求其實也，不為衛君，則將為蒯賸，故入問夷齊，而皆以讓得仁，則知爭之不仁，知夷齊以兄弟讓，而皆仁，則知蒯輒以父子爭之皆不仁矣。出曰：不為，非直答其不為衛君，亦謂夫子之無所為也。蒯輒知此而俱逃，則名無不正矣。然而此事固在蒯輒之能自求而得之，非夫子之所能輕與乎其間也。家國大故也，骨肉天親也，自求而得之，則事在一日之間，而可以立千古之命，待正于他人，其已多所強勉假借矣。他人復不量而輕與之，鮮有不為投之忌器，而斲之傷手者。故第言名之不可不正，以明

其理諷其人而不必及其何以正也

中行狂狷

松陽講義曰明季講學家惡當時之多鄉原往往謂中行不易

學心其流入鄉原不如且學狂狷。雖有病痛却不失聖門氣味是因中庸不可從便不去求能也。此大不然。當日聖門狂狷皆是學中行者也。幸中行不成仍舊是一狂狷。若主意只要做狂狷其病有不勝言者矣。千古聖學只有求中一法。案此清獻講中庸不可從後一段語可移以入不得中行而与之章。聖人之思狂狷是取其可裁以進于中行並非以狂狷教人。即狂者狷者何嘗肯自居狂狷自聖人別之為狂者狷者使其知去中行尚遠以求進耳。然如鄉原則又去狂狷遠而偏自以為中行終無望于中行且將使天下不復知有中行此聖人所為深惡其亂德而有取于狂狷。孟子又為之明辯者也。明儒之說亦非無見但其欲且學狂狷則失取法乎上之義。故陸不從之謂聖門狂狷皆是去中行誠深識卓論。且補集註竊

更謂狂者進取是有為之意多未免入于浮夸狷者有所不為是退守之意多尚不失為廉謹後世人才且曰非但中行已成絕矣今之狂益不足以語于古之狂是狂誠不可求其處究厥惟不為不潔無動心于貪競免失身于邪枉則以循本分而遠悔尤。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亦教人之先知不為而後言進取然則与其狂寧為狷。聖門之所謂又次其後學之進步欲清獻徃矣末由再質猶願世之有志正學者有以益我。

兩畫字讀

有援禮天子晝寢之文以寧予晝寢畫字乃畫之訛畫音話

寧予蓋塗飾其所居如山節世深稅故事而聖人責之故言不可雕不可朽也說本昌黎集鈕玉樵觚牘載之不知晝寢第偶然之事文情所有而已于說責見聖教之嚴若以士庶而啓天子之禮厥罪大矣豈聖門所敢出有之矣但鳴鼓之攻而第示以不可矣孔鄭諸大儒必不至顛預無考而朱子漫從之也觚牘又以孟子宿于昼

畫字亦畫之訛。畫音獲。據史記國策。齊有畫邑人王蠋。注畫。齊西南近邑者。案此音此注。集註已載之。予謂豈唯此注。水經注之引孟子三宿而後出。畫并字畫。旁加水為水各矣。然今之讀孟子。仍如字者。以非大義所在也。學者讀昏于字。畫音呼。不可不加考訂者。正以彼此出入之間。有關係義得失。若本文別無不妥。雖有他說可存。亦第當知其然而不必過求異也。

兩馬字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馬。不如某之好孝也。古注闕疑文。馬如字。衛瓘于虔反。為下句首。疏在先。如字屬上讀。而後述衛瓘讀解曰。馬後也。言十室之邑。虽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孝也。言亦有如我之好學也。義得並通。故並存馬。案衛瓘絕佳。深得聖人傳誦人意。不知集註何以不取。今之作考說者。亦引四音備考。謂其不說然不如可存。參因憶壬戌前輩江西羅旭莊先生^{諱道春}當接衛讀此章例。以論後生可畏章。曰此章馬知之馬正

可。與十字章。章換智讀之。後生可畏馬。如字屬上。斷句。與無聞馬句例。配忘知未者之不如今也。八字句。今字。即謂後生。不必無端另插我在內。凡言不如。有以不及言者。有以不同言者。後生學業日進。今日之後生。即將來之老成。知其必不如斯也。案此說似新異。均之不說然不如可存。參公羊隱三年傳。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則與夷不若女。疏以上不若。為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下不若。方實是不如。道其不賢。足見古人體認。集註解不如諸夏之亡也。亦不從舊作。不及意。鄭氏受得于馬道遠。讀馬于虔反。今于何處。道遠承讀昏固在人善取也。并述之以示後生好學者。又案以不如今。為強如余。本王文成之說。然陸清獻則曰。可畏者。聖人自言畏之也。我今所學。章而到此地步。然年已大。力已衰。馬知彼後生。不第程而進趕着我子。我如何不畏他。若到四十五下。而我曾不聞其有畏馬。則彼之不如我。決矣。我何畏彼哉。如今正是他有所為時。我如何能不得他

有餘。父歿時行非不善，特不免急于自見而失之，故又期之以三年無改。夫事固有時異，勢殊宜于前，不宜于後。父行之為父之道，未嘗不以待子。子改之為子之道，未必遂為背父者。然而子之心，則知有父之道而已，是非無改也。無改於父之道也。父歿後父在也。斯誠善承親志者矣。

因不失其親。有我之因人，有人之因我。因偶而親，常因疎而親，密因微而親，顯始于因。成于親，终于宗。我因人而非其親，則有誤擊撥之傷。人因我而非其親，則有誤汲引之悔。親所不當親，又反失其所親，故言不失。不就一邊見兩邊也。然惟能知人，乃能不失人。後章思不知人，即可為此補義。亦有子言未到處。

敏於事而慎於言。此与他章通論言行者別。事者學之事，言亦學中之言也。故疏言當敏於所學事業，則有成功。學有所得，又當慎言說之。集註志有在學也。其所不足，其所有餘，其是非，三其字，皆謂學。今人都泛涉也。

告諸往而知來者。往來所包甚廣，可也。未若。是子之告諸往，而因悟詩，切磋琢磨，亦詩之告諸往，而以證斯。皆其知來處。大註已言未言。本活。呆黏問答，糾纏境界，皆陋。

思不知人也。大全載東陽許氏說，詳哉益之。但竟將兩句作平說，稍非語勢耳。思謂不知人，端由思人之不知而生。蓋惟汲于人，則內既失己，而外不暇擇人矣。在上而有市恩要譽之心，則必有汲引非人之累。在下而有逢時干進之心，則必將失足權佞之門。故曰旁視其所與，遠視其所業。君子以之正己，亦以之規人也。雲峰胡氏曰：始以不知不愠，終以此章學而一為終始也。始以不在君子，終之無以為君子。始則結以思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層終始也。聖門論次，豈無意與。

思無邪。東萊呂氏論柔中津清諸詩曰：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以無邪之思讀之。卓美可補今註，而文公不採，良由兩家意見多有不合，然固不能沒也。

任料得他字甚矣。後生之可畏也。此所以為後道之也。竟坐實註中我字。作直語。解亦自佳。焦袁意此本軒四書說載之。與今松陽講義頗簡有異。故復別錄存之。

三嗅讀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嗅。嗅之記。讀為嗅。注疏拘于本字。不復能如

杜子春鄭康成之引經正讀。並謂子路以為賄物而共具之。孔子以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其氣而起。此其鄙倍無理易見。置且之可也。集註乃載為正說。而附晁劉二說于後。且以其為拱執之義。果共向也。于象星共之。已有明訓。此無以異也。忽別言執將為已執之耶。則猶是共具意。將為方欲執耶。則正是向之。而雖旋作其為色斯乎之義。明矣。本文神理甚活。甚直。何見其有闕文。蓋此節各乃嗅字有誤。非上下文有闕也。晁氏據石經。嗅作夏。則從口。當作嗅。廣韻嗅。鳥聲也。故謂雉鳴。劉氏據爾雅。鳥曰臭。古闕反。郭注張兩翅。而疏臭。然搖

動則不從口。又從目。不從自。而相傳。乃從口旁臭。讀如臭音。此正如春秋湟梁。款文湟水各。古闕反。而俗本多為水旁臭。皆加一撇於目上。并爾雅臭字。亦加一撇。是湟字之誤。賴款文。可是正之。此嗅字之誤。直自漢以來。孔鄭包周諸家。皆闕解。故何晏得為臆說。陸氏第作許又反。邢氏亦謂鼻歛其氣。朱子蓋知其有誤。而未能審定也。晁劉二說。皆切情理。有未歷。可並從。第以爾雅不如石經之尤合。今之為講義者。多主晁。而共言色作言舉。與上山梁之言集。以合為時豕。蓋說徑每有後儒較善于前者。而或猶以集註之載。注疏可並從。固矣夫。其斯之謂分讀。存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本是德字。與泰伯章氏無德而稱焉。句法意義迥殊。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分。注王曰。此所謂以德為稱。正美曰。此章貴德也。景公雖富有千駟。及其死也。無德可稱。夷齊雖然窮餓。民到于今稱之。以為古之賢人。其所謂

以德為稱者欲皆以斯字即指德言直截自然本無疑異不知何時誤德為得
程朱殆偶憑誤本而多事增易于其間至今村塾相沿莫敢他議猶幸監
本之未失耳亦賴古說之大明也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吁可寶哉 或問誠
不以富二句曰此自在崇德辨惑章疏云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初未
有錯簡之疑近安溪李文貞則又謂可移置柳下惠為士師章末以下皆有齊
景公而誤也說具詩所然古說自順即改可不必而文貞于其斯句未嘗疑有
闕文亦可見矣

時習 學非日勿至必須時習學又非難至只在時習集註時已包得舊注之
以時以鳥數飛解習字本說文亦是正月令鷹乃擊習注

有朋 注包曰同門曰朋疏引鄭注同師曰朋同志曰友朋疏而友親蓋古說
多如此分別其實散文則通故集註止言同類蓋此與上節即辛祀所謂敬業

樂羣也學必有朋是我所以樂取于人朋自遠方來又朋之所以樂取于我註中
從者衆且莫說大濶去

人不知 此即學記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也我之學我自知之何必人朋尚有
知有不知何況人此知字尚未論到切各用世上不愠只是寫信所學不以人之是非
毀譽為憂喜而後此處窮達之道具見其中此章三節皆以學字貫時習乃
徹始終事首言習于己次言與人共習之末以驗其悅樂之實時習之純或分始中
終與成已成物成德者皆支陸清獻不免焉

其為人孝弟 天以仁之理生人未有人先有仁人得仁之理為人未知行仁先知
孝弟唯仁是性孝弟同是性故愛親敬長謂之良知能而可以達之天下故曰
孝弟者為仁之本今謂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更推上一層可也謂性中只有仁
易嘗有孝弟來直以孝弟在性外何異杞柳杯棬之意良非末學所能喻

道千乘之國

道字包許多經畫設施實事敬信節愛時乃道之要領先王以仁心
行仁政全部尚書周禮本末盡揭於此矣何云只論所存未及為政敬信有全体之敬信
有隨時隨事之敬信經明屬事言又言用言人言使民明皆政之所及何云未及集註
載楊氏失刪此二語耳而明人講心學樂主之

行有餘力

古者八歲而入小學是謂學文未入學前無日非暇也而已先以六者之
教此六者言之則有條目行之並無節次安後分別暇日蓋當體經力字人方數歲時
不即責以讀看習藝者為其精神血氣未足也漸長則漸足是謂有餘力其于六事
亦漸曉得做得來了是謂行有餘力而疏謂之間暇集註喻以猶言暇日猶字本活
俗讀于此一字多信口略過遂致解說非呆即混

雖曰未學

此章專為世之言學者尚浮華少誠實持揭四大端以示學之在是能足是
方謂之學經文雖曰未學不過語勢借作點撥點于非正者自俗講誤沿謂上四句只作

低淺看不可太深邢疏不免焉而外註吳氏至妄以說子夏之弊試思子夏文學大賢如何

肯說廢學又試思如上四事古今能全者幾何人好德如好色聖人屢歎未見朋友

交而不信曾子且以自省至竭力致身兩能字所包尤廣豈可假小孝用力願為良臣之

說藉口乎大抵誠樸之人恒少又采或疎于治德或拙于詞章不知者因有未學之謬

此即俗學所以不明而自聖賢論之則以為正學之實在有得處深恐紛言學人不

到也夫不直糾浮議之非而與詞使悟是大賢之立言與

慎終追遠

此以教民言民皆知慎終而不能追遠庶人無廟也然禮不敢過情無
不及故率之以厚而天下化

以得之

時君敬信就而問之即是與而言得不言與與之權在人得之道在己然則
言與已非況求耶

父在現其志

上下畧

然人之性情識趣不同雖父子時或不能強合則有父在時志實

有餘。父歿時行非不善，特不免急于自見而失之，故又期之以三年無改。夫事固有時異，勢殊宜于前，不宜于後。父行之為父之道，未嘗不以待子。子改之為子之道，未必遂為背父者。然而子之心，則知有父之道而已，是非無改也。無改於父之道也。父歿後父在也。斯誠善承親志者矣。

因不失其親。有我之因人，有人之因我。因偶而親，常因疎而親，密因微而親，顯始于因。成于親，终于宗。我因人而非其親，則有誤擊撥之傷。人因我而非其親，則有誤汲引之悔。親所不當親，又反失其所親，故言不失。就一邊見兩邊也。然惟能知人，乃能不失人。後章患不知人，即可為此補義。亦有子言未到處。

敏於事而慎於言。此与他章通論言行者別。事者學之事，言亦事中之言也。故疏言當敏疾于所學事業，則有成功。學有所得，又當慎言說之。集註志有在學也。其所不足，其所有餘，其是非，三其字，皆謂學。今人都泛涉也。

告諸往而知來者。往來所包甚廣，可也未若。是子之告諸往，而因悟詩，切磋琢磨，亦詩之告諸往，而以證斯。皆其知來處。大註已言未言，本活。呆黏問答，糾纏境界，皆陋。

患不知人也。大全載東陽許氏說，詳哉益之，但竟將兩句作平說，稍非語勢耳。患謂不知人，端由患人之不知而生。蓋惟汲汲于人，則內既失己，而外不暇擇人矣。在上而有市恩要譽之心，則必有汲引非人之累。在下而有逢時干進之心，則必將失足權佞之門。故曰旁視其所與，遠視其所與，君子以之止己，亦以之規人也。雲峰胡氏曰：始以不知不愠，終以此章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以不亦君子，終之無以為君子。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層終始也。聖門論次，豈無意與。

思無邪。東萊呂氏論柔中澤清諸詩曰：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以無邪之思讀之。卓美可補今註，而文公不採，良由兩家意見多有不合，然固不能沒也。

吾生有五章

正義曰此章明夫子隱聖同凡所以勸人也

子告之曰

注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于樊遲故告之疏懿子與樊遲友

善將使復告孟孫也俱可補註

父母唯其疾之憂

注馬曰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可使父母憂臨疾病之外不曰

妄為非法貽憂于父母古今解小異而意則一然疾病亦有因妄為非而致之者此朱子所以

渾融獨至

左傳哀十四年初孟孫子也將圍馬于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

為成之病不圍馬也孺子怒襲成後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

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十五年成叛于齊武伯伐

成不克及齊平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贏則武伯純乎純袴妄為不知有父母

不辨人之賢否甚矣問孝是懿子方存時故警以父母之憂問子路仁是武伯已嗣為

大夫時故告以三子之可使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注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疏犬馬無知不能生教

于人俱明切集註不從殊怪竊謂古注如此類自不能沒無待毛西河之說矣漢劉記

色難注包曰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以色為父母之色亦切情但今註用孝養文尤

鐵據耳

私 蓋居独处四字是正解非進見請問之時又推言以益其義大註意本圓密講章

後多支高

周 注孔曰忠信為周疏此魯語文案經古注多以周訓忠信不可枚舉朱子始易

以普徧忠信言其本普徧言其用然非忠信不能普徧還須兼言乃備

異端 春秋時雖邪說暴行有作尚未至如楊墨之橫現後十九篇注小道謂異端

則所包者廣端之言諸言徧凡非學所當務之急而泛獵旁涉皆謂之異端故疏

曰此章其言人難孝其又謂諸子百家之各執據堯舜戕毀仁義亦推類言之耳集註非

正道而別為一端殊有斟酌

由誨也知之乎。知者行之本。子路有聞即行。蓋有不揆知之明昧淺深而失之者。故特誨以知之道。在先自審其所知。所不知。知之道得。即行之道得矣。

聞見。以聞見分古今。偏也。聞亦有古今。見亦有古今。古事明載。詩書寧非見。今事多未躬親。寧非聞。自當兩兼說。凡耳聞者。是非多難定。故言疑。目見者。得失已較著。故言殆。言獨承聞者。聞原從言來。故即以聞於言者。慎己言。行。獨承見者。見原從行得。故即以見諸行者。慎己行。其理自互足。

哀公問。哀公屢有問于孔子。徒問而不能用。即其昧學錯之道甚矣。既于時。季孫秉政。民心厭棄。故以是對之。然夫子之所謂枉。却未必指三家。假使子于時。復用魯。必非急于去三家。哀公第以不堪季氏專橫而未去之。非躬正君德。求仁。實以自重。是以終蹈乾侯之轍。或謂魯是時。錯之權。已不在公者。非也。

書云孝乎。孝乎惟孝。古讀皆如此。斷句由狃于引證常例。詩云。昏云。皆斷讀。而然也。定從今讀。非但與昏本文合。并于一時。托詞權答。指點神氣。亦有體會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魯自不能用子。子奚從得為政。或本失問。大註難以語或。意端在此。現其後。季桓子召之。遂以相魯。猶是定公之年。彼漫執昭無正終。定無正始。為不仕解者。徒迂而不切。或更援禮記禮子禮之文。為孝子惟孝證。以肆其攻。古文尚昏之妄臆者。皆果敢而窒也。

人而無信。君子信以成德。仁美禮智。又要于信。而後完其為人。無信則假仁假義。禮偽智蒙。自無一可。故子美曰。其餘雖有他才。終無可也。或問專主語言無實。殆不如大註之渾淪。

所損益。損益即在所因中。文質是已。既以夏尚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夏尚忠。而言尚文者。蓋準白虎通春大傳。王者必一質一文。禮三正記。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之。

說嘗論三王之道若循環其必以忠則一何獨夏后尚之書紀文命敷于四海六府
孔修庶土文正以及致鬼神致美黻冕則堯舜之文實至禹稱備而殷因之周又
因之後世定于建寅三統陳言已可無庸踴躍聖人所謂可知者自不在此厥惟質
文二者極則必反或一朝之內自為損益或數世之間各分因創皆帝王所以隨時而
制宜無非三綱五常之事得其道則治失其道則亂乃百世所莫能外也

辟公 辟諸侯通稱所謂百辟也公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注辟公謂諸侯
及二王後与毛傳同唯鄭笺以辟謂卿士公謂諸侯異

大哉問 禮本于天敬于萬物其道甚大故曰大哉問蓋大禮也非直大其問大之者
明其非言所能益也空嘆惜林放者失之

季氏旅於泰山 此蓋季孫自至泰山祀也古者望于山川皆非祭刊其地周禮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謂五帝及五嶽四鎮四瀆旅陳也疏云望為壇遠祭之

蓋以其神之衆曰旅以其地之遠曰望魯望三淮海岱之最尊唯天子東巡狩至于岱
宗柴為禮言升中史言封禪所主餘皆不得至而干焉魯最近岱禮止于望其或
有事專告度亦命使而已未聞君季者季氏始于其山行之僭名曰旅既非有故又
非奉使不唯僭禮大而褻神求福實開後世奔走禱祠厲階故子以責冉子之救
繪事後素 注鄭曰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案此即所
謂後素功者非素質之素矣集註既改正不應又雜引考工前人有論之者是
夏禮吾能言之 有欲斷之字屬下祀宋為句者按禮運我欲觀夏道是故之祀而
不足徵也云然中庸亦有祀不足徵也則毋輕譏矣徵鄭注包注皆訓成余訓證与
無徵不信意合然證乃所以成也

奧竈 古祭于奧五祀皆然其迎尸求神則各于其所是奧無適主竈有專
神喻行禮于公朝不如效勤于私室也獨以竈喻者所處隱蔽其祭以老婦主之

禮恆簡襲于媚意近也。

是禮也。知在平日，是得之于聞問，在臨事更證之于見，正禮所不敢苟處。

為力不同科。注馬曰：為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等，故曰不同科。案此不以為字讀去聲，與上射分二事，蓋一則教民以禮，一則使民以義，未始不可存。疏言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無別，同為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為力役，不如今同科也。然于三等之實，惜未有以明，蓋邢疏之闕佚多矣。如下章告朔，疏是用孔穎達頌詳洽可讀，而學者又不知讀，彌使人不勝惜也。

人以為論也。以禮為論，必將以論為禮，則病禮而禮不可益矣。惟不知禮之為禮也，以益禮為論，必將以不益禮為不論，則病君而君不益事矣。惟不知君之為君也，君使臣事君，正義曰：時臣失禮，君不能使，宣公患之，孔子言禮所以佐國家，定社稷，止由君不用禮，則臣不竭忠，故對云也。此即尹氏所出，而較尹更明切。大註

各欲自益，義至精，然為對君言，得非欲公之先自益乎？

閔睢。以閔睢之寤寐反側，為文王思得后妃而哀，吾所斷不敢阿也。陸氏貞曰：閔睢，后妃求賢于內也。鹿鳴，文王求賢于外也。千古篤論，詩說已詳，茲故不贅。

木鐸。正義曰：禮有金鐸，木鐸，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而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于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言木鐸所以振文教是也。補注甚好。

韶武。注疏皆以征伐不若揖讓，未嘗論及性反。顧氏曰：知錄曰：觀于季札論樂，以文王為猶有憾，則得夫子謂武未益善之旨矣。猶未洽于天下，此文之美，或猶有憾也。天下未寧而崩，此武之益美未盡善也。聖人之時也，亦心得之論，可與大註備考。里仁為美。一句正說擇里當處仁，就人所易知者作引，下二句推開另說，上仁字淺，下仁字深，不處仁，則是不仁，而云焉得智，仍就擇里意言其明于小而昧于大也。孟子引

此而申以夫仁天之尊爵也云、是正釋下二句之義、即可為本章止註、集註則從鄭
康成及註孟子始分兩截。

造次顛沛、造進也、次止也、進易急遽、止易苟且、以處常言、顛如木之墮、自上
而下、為傾覆、沛如水之溢、自此而彼、為流離、以處變言、曰註、造次急遽、顛沛偃仆、只
說得一半、集註凡以兩字釋一字、四字釋兩字處、多精當不刊、今人不知體貼、仍是因
圖吞棗、可惜耳。

其為仁矣、特揭此句、見惡不仁、與好仁同一用其力于仁、大註此皆成德之事、不
依曰、多優者、然則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同一處仁、不必泥深淺之說。

觀過斯知仁矣、但言仁不更及不仁、所謂舉一邊見兩邊也、人固有同是過、而一則無
礙于素、一則適見其全者、必謂添出不仁、不得、則上明言、堂堂言各、又將何說、
適莫、適如何是厚、莫如何是薄、曰解、模糊不的、此類甚多、宜集註之、單行却

以文莫吾猶人也、此莫字、亦可作不肯音、舊言無言、均非至的耳。

懷土懷惠、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緇夜行、此所謂懷土、鄉土也、懷、與安、實、敗、各亦

謂懷土、不必鄉土也、故曰溺其所處之安、睚眦之怨、必報、啜菽之德、不忘、此所謂懷惠、
人惠也、施惠如出責、國語晉語注、望其報也、責、責古債字、亦謂懷惠、已惠也、則不專貪利、然沾之于

惠、而計利深矣。

多怨、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怨從怨生、貨恃而入者、亦恃而出、恃後怨生、聖人
言簡而意該。

古者言之不出、莫說成古者之言不出、當體味語氣、上下相生。

以約、定非專論奢儉、舊偏耳、責益飾、受以剝、即當位、受以采、君子損益盈虛、
與時消息、于謙得六爻之吉、于豐歷日中之憂、天道人事、未有不始于約、歸于約者、
約而為泰、則無恆、泰而能約、故可久、曲禮曰、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

極皆言約之道也。

事君數。

正義曰：此章明為臣結交當以禮漸進也，不專以諫諍言却好。

可妻也。

南容之可妻，人易知，公冶人未必知，方以為不可，故特揭言之，非其罪則全。

是無辜過累，見當時刑罰不中，彼謂不以一眚掩大德，猶不免責，仍是罪矣。語有似然而不然者，端在細心人善參之。

屢憎於人。

佞原為悅人，學世皆好之，當言屢憎，何云憎？悅者自悅，憎者自憎也。

不才之所悅，有道之所憎也。詩云：謂爾不信，既其女遷，即悅之者，未有不終憎之也。至為所御者，口屈而心讐，更不待言，示微深矣。

吾斯之未能信。

斯指此理而言，即舊注所謂仕進之道也，並非泛說空理，俗講

自支耳。

聞一知十。

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本邢疏語，集註用之，始終所包甚廣，並非以

一事言如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止為始，能得為終，八條目，格致為始，平天下為終。

中間俱有許多節次，豈得止為一事，毛西河妄以攻朱子，謂僅知一事，始終轉不如知

二，母乃癡見，至說末句，欲依舊作吾与女俱事如益迷。

振也。

有慾便不能剛，無庸更言多也。

蔡。

注包曰：出蔡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疏不能詳其實，案史記龜策傳，神龜出

于江水中，廬江郡嘗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通典廣濟縣蔡山，出大

龜，吞曰九江，納錫即此，蔡名所出，左傳疏亦未詳具，皆偶失攷，又臧氏有蔡，又有傳

句，並見傳昭二十五年，注傳句龜所出地名。

不念舊惡。

此正聖之清處，大註清者之量，是直下語，不云清而有量，多費轉身。

往時陳句山先生嘗以評予文，深佩其知言，講家只緣認清字不真，遂并量字錯會。

量乃分量之量，非度量包容之謂也。

足恭 注孔曰足恭便辟貌既便習盤辟其足謂前却俯仰以足為恭也一曰足
將樹切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于人也今註從後說業體貌從足起故禮
每言足容行容御堂記聖人之恭亦恒及于足趾高箕踞則為不敬而將進趨趨
以言可耻則足字自可如字解然將樹切之讀亦有不妨存者今山東人語音然也
與施帶 以帶為有功施為張大則即伐善甲裏事依講章分善為施在己帶為
功及人而伐與施仍無大別宜為主舊注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帶事置施于人集註所載
或曰是也此乃施諸己而不顧亦勿施于人于施字解亦現成上善字自可兼在己及人也
南面 南面只是臨民之謂舊言諸侯今言人君特字大耳凡官府聽事之處皆南向
古今一也玩一使字可之具在雍使之責在人其亦為當日人君致意每

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當闕所疑鄭氏以為秦大夫公孫枝字子桑固不足據亦未見即

莊子之子桑戶其人或出或處蓋必有言行表見為當時所推重聖門所不鄙故仲子特

援為問而子可之未見上可懸殊簡自是一字之褒仲子節因而論簡之得失乃是
自抒心得之言非必有不足于他人轉似違言于長者古人之幸傳其略而莫詳其
實多矣若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嘗說其同人道于牛馬則既明不可矣何云可是
野而已耳何云簡仲子先不消問何論太簡家語每多附會亦不為實錄也

君子周急不繼富

此夫子所以教冉子不可謂自明其不與粟之旨也何也子華使於齊

乃有事弟子服勞之常與受官不同夫子本可無與假使子華本急自在同人助之不足
以煩長者故曰為其母冉子亦自有分寸而夫子姑徇其請至于再而冉子悟矣其又自
之在冉子非必有見少于子之心原為自益其周之義却無解于子華富何是繼之矣故
述君子以曉之然使子華急而同人助之斯可謂之周若出夫子与之果有不可不與則
則用其人而為其人分所當得雖富不可謂之繼則急亦豈可謂之周乎第現原思之事
可見也此記者合叙之意也便齊不使原思而使子華為宰不以子華而以原思又聖人

所以體人情當于事外得之

犁牛之子

音秀雜文曰犁又耕犁之牛案耕犁之義似可存犧牲不取于耕牛

也故得言勿用而其犢有中為犧者則官選之矣此言其始服田野終登廊廟也并可渾去父行惡意史記原止言父賤也但集註不取文獻通考田賦考載石林葉氏辨趙過始用牛耕事亦引此章語作耕犁解云

三月

正義曰三月為一時天氣一變人心亦多隨時移變唯回也其心雖經一時

復一時而不復移案此較今註言其久三字加明析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注孔曰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閔子賢故欲用之

可補今註士各有志不可強合閔子與仲弓皆德行大賢一辭季氏一為季氏宰未聞聖人有褒貶于其間當時滿地皆世卿公族送孝道寒寒酸之士不求仕則已苟仕舍私門下邑鮮可托身者要于人品優劣初不在此所謂君子之道或出或處不必如

外註因閔子空高而輕議諸賢之絀也

自牖執事

寒家大都湫隘病次或欲掃除承尊者之未辭不敷延入視而暫

即牖間勢已垂危僅一執事此時情緒可想不待南北遷移也乃過迂而擾朱子作官室為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戶牖之間謂之依註尊者及賓客位于此又云自門以北皆周以牆固未言北更有牖御堂君視之東首包咸注亦第云南牖之下邢疏始添出北而集註因之

仁山金氏以註北牖二字誤當作墉

簞瓢陋巷

有謂此只是設詞非實事猶之疏水曲肱也然觀屢空之言則并

食飲有時不繼是亦可以概見彼舊于屢空不作貧解由失體下言復頌明有對照意耳唯陋巷未必實在地名而今復聖裔譜猶稱陋巷志兗州府城曲阜俱有陋巷題額相仍迄無確定云

子謂子夏

子夏皆信謹守非務外為人之學論語分別君子小人皆各有指實獨

此第舉其名而渾之曰儒說者以真儒偽儒立論則豈子夏亦有涉于後世俗季
既警標榜色取行違一流哉竊以此十人當以言必信行必果確然小人哉者為之
註脚彼不失為士之次此言儂一也子夏規模狹隘蓋未免過于迂謹聖人因而
進之以遠之註載謝氏較為正義讀者審諸

子游為武城宰

古者諸侯貢士于天子大夫貢士于諸侯皆出自鄉序里選

端在為之正長者平日作養之豫識別之公有以厚風俗起人才然後足以心上之
求故子游為武城宰夫子詢以得人其詔仲弓亦曰幸賢才蓋欲為國興賢非私羽
翼計漢世守令得自辟曹掾後有進為三公者猶此意也魯自不能登崇俊良致
子游不久于武城而子羽亦止為吾黨之人說者謬以此一問有陰羅奇士之心豈不遠
偃之室 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則自有公所周禮州長堂正之會民而射于州序
飲酒于序是已以時而集成禮而退何必遂至宰室蓋邑大于鄉宰之下分理之人

尚多減明蓋亦有執事于武城得與宰習現左傳紀王犯嘗為之宰滄臺子羽之父
好焉則是世負民望為宰重宰樂開室待之而独非公不至夫其父所以宰好致
為國人屬耳目則子羽亦誠善于宰處非徒刻意為高矣斯足為播紳居鄉鑒乎
祝鮀之佞 文辭關於氣運亦隨好尚有前所爭趨為新而後厭為故者一部
左傳前半截使詞盟誓大都從簡直後乃漸衍漸繁及春秋末遂判若兩体假
心依前之為知其不終且不可也祝鮀人品卑下其詞令在昭室間獨另擅一種聲情
口角觀臯鮀長衛一篇徵迹斷制排比開闔備極行文能橫變化之妙若論事理
拳之先衛入春秋各法皆笑踐土之盟衛子且列鄭下而一時濶翻于道路間未
有方策可質對復無老成能折辨遂任其顛倒玩弄使人聽之不能不口屈後世誦
之復不能不歎為洋洋大篇真絕世禦人之才夫子慨世道而獨拳祝鮀之佞幸者
當知文為立言之一由正大斯為文競佻巧即為佞也 祝鮀治宗廟所取于祝

鮑之才者，自非以其佞。蓋古嚴祭祀，其儀繁重，皆掌於宗祝。故太祝居六太之一，其掌贊詔儀相，出入始終，最為難稱。非唯祝冊一棗，鮑必有獨攬其任者。佞第可借作論，汲耳信以佞為才，豈謂鬼神亦好佞乎？殊非立言之體也。

史 儀禮云：辭多則史，少則不達。注：史謂策祝。近松江焦袁喜，援以說文勝質，則史正与此同。註云：掌文局。若太史、小史、掌邦典、邦士、是也。或云：府史晉後之史，非也。案邢疏亦言史官，焦說不為無本。然史官之體，最貴質直，賤浮華。古史尤簡，于後世尚局周官經，豈可以辭多文勝言。厥惟府史卑瑣，專主簿卷，不厭煩複，其文以求達，本不足言文，而有不能質之勢。恐儀禮所言亦當指此，而注謂策祝，今註易以掌文書，明示不同。若史官則唯孟子其文則史是已。

知之者 此章特為知之者提策，既知之，即當知所好，以進于樂，方于知不負好，是知之實，在用心。樂是知之精進得手，皆知之者必歷之境，到得樂，自不能已，却不可

占未嘗知者，魚文最得之，或呆分兩對，甚有作始中終者，皆謬。樂又豈為終事乎。

中人以上 此章專為激勸中人設，故兩字中人。注：王曰：兩字中人，以其可上可下，語最取有體會。人之天生上知者不數，天生下愚亦不數，故聖人教人，大抵中人居多。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本皆中人之次也。但視其能知上而勉焉，以日進，乃可施其導誘之力。若安而惰焉，以至漸即于下，與上日遠，雖聖人亦未如何，故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別。語上是教者用心，本無厚薄。以上以下，是學者詣力，難免低昂。語上之上，是現成上字，注謂上知之所知也。以上之上，是趨向上去意，音義別為時掌反者也。以上有漸次等級，語上亦有漸次等級，上得一步，即有一步之上語之。此之謂因材而篤。此之謂不躐等。今或專主質性，將上四字讀作囫圇現成語，則世亦得盡中人以上之資語之，而兩句止分得兩等人，彼不上不下之中人，又將何以語之。此由讀兩上字，未嘗死活虛實耳。

然時掌友之音固明存集註音中，即下字並非現成之下。夫子所謂不可者，豈第為下愚不移之徒示警哉。

知仁 正義曰：此章初明知仁之性，次明知仁之用，三明知仁之功也。好注日進故動，無欲故靜，語簡至。

齊魯 周公之開魯，太公之開齊，皆以道為治。現孟子之稱太公望，散宜生，並得湯文道統，大戴禮載丹旌，可識本末，而小戴庸陋，徒以簡短棄之。彼戰國策，乃得有太公陰符之昏，史記亦稱魯公太公，以報政之遲速，斷後世之強弱者，皆非其實也。蓋齊之強于魯，正齊所以不及魯，而其形勢風俗之分，則全不在太公。而在桓公管仲，齊當春秋之初，與魯衛宋鄭相往來，未見能駕其上也。自管仲相桓公，制國為二十一鄉，制鄙以三十家為邑，作內政而寄軍令，輕過而後諸甲兵，國以富強，南征北伐，孔子聽命，遂為周伯之侶，其為雖尊周室，而先王升由學校之遺，為其所更張，雜亂實由之始。其臣其民，由是相習于狙詐，尋至弒奪，頽仍上下如市。

當孔子之時，而齊無復見先王之道，二百年矣。濟之以景公之昏老，陳氏之陰深，存且不保其為齊，而他何。故其室也難，魯本非甚弱，甘為齊弱耳。其于先王之道，始自宣公至宣哀，百許年未稅畝，邱甲田賦，雖變壞非一，而都鄙溝洫之田，猶未盡湮失。禮樂廢而猶可修明，權臣橫而猶可裁抑也。故天下以為周禮在魯，其變之也易試。現夫子三都之墮，三月之治，與子游弦歌之化，即其明驗。聖人亦隨其受病之淺深，為施方之節次而已。程朱之論，良不可易。文家唯陶庵先生，斯得大意。

子路不說 案禮朝聘有享，后享夫人之禮，則仕而見小君，于古不為過。故魯莊公哀姜至，大夫宰婦覲用幣，杜注傳不言大夫唯宰非常也。子路不說，自以南子淫亂耳。淫亂非可斥言，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君夫人乎。然此與公山佛肸事，皆特書子路宜聖人獨稱其為禦侮友哉。

中庸之為德也。中庸其至矣乎，是以道言，故下著能字，此中庸之為德，是以人之能中庸言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謂也，故下不更出能字。

何事於仁。事依字讀，言何必如此始為事於仁，下二語一句一轉，聖以地言，是聖人在天子之位者，孝堯舜以見湯武，夫仁者則通乎上下，正示以事於仁之實立人達人，是恕之事，而先之己欲，則亦兼忠言之，未有不先己而能及人者，所謂無忠做恕不出，當重上截，不當空陳物我一體濶語，末句以方字与上病字，對照生情，此時文之佻巧，項水心有之，不可為正訓也。

述而不作。孔子刪詩書，乃事理所無，始自史記稱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穎達詩正義嘗極辨其誣妄，學者不可以不讀也。至于書，則世家第云孔子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各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並不言有去取，夫方以其廢缺而編次之，豈及嫌其繁多而黜去之，儒林傳亦止言論次詩書，明起禮樂，可見龍門原不以刪為定說也，其振言刪，厥唯孔安國書傳序而穎達不免出入其間，予說詩各屬辨之，以改陽文忠篇刑章，刑句，刑字之說最為害理，乃世儒動相沿襲，集註亦所不免，今遂矢口誣

筆涉筆習為固然矣，聊復言于此。凡我其人者，皆引而親之，詞高望遠矣，孔子嘗問禮於耒，有師事之義，故曰於我老彭，似疏載一云，即老子也者，可從，唯以堯臣彭祖，歷虞夏至商為守藏吏，在周為柱下史，未免太奇，鄭王則以老聃彭祖為二人，然老子壽同彭祖，無妨自有彭名也。

然而識之。夫子屢言學誨，獨此先以默識，則作一頭兩脚于語氣亦自有合，唯若湖定主三平，學在兼知行，上識已是知上事，則此孝忘只是行上事矣。

束脩以上。疏引檀弓，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並少儀穀梁傳文，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為禮，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解本明切，則有援束脩

圭壁之說求異者殊不必也古脩修二字別

憤排 二字皆從心憤怒意自激奮也排哀意自怨痛也為學求通而不得往有

此今人但知憤為發憤之憤而不知排即排惻之排集註口欲言則專據說文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不云是日歌則不哭坡仙真解人真理學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講家以懼謀成分三層非也惟懼故謀惟謀乃成然非能

取必于成聖賢所得自足者惟懼與謀之而成理之心也其不心成亦數之變也不悞

不謀而傳成斯不且訓耳諸葛公一生謹慎鞠躬尽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

臣所能逆睹是以為聖人之德

樂亦在其中矣 所樂者何事曰義而已矣義者立命之根君子樂義故曰窮不失

義故士得已焉下二句即萬鍾於我何加之謂富貴本如浮雲不立言樂况不義乎

五十以學易 禮云五十始衰大都人至五十識見學養可以視前加進而精力意氣

不免漸就減退故曰始衰原非便衰予年五十二三始竟得始字意味歎古經字句

無一可移撼者古人學貴及時所為致警于不再來也夫子五十而知天命確有年數

則其言五十以學易自當是未五十時語蓋正欲及未即衰而益加精進故曰加我教

年史記語可兩在但注疏必指為孔子時年四十七歲則泥而鑿耳若劉氏所見作

卒字本或是誤本未可定也加字亦不必作假

雅言 雅訓常亦訓正古注多從正兼之為備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

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此則不如集註言何但以音或禮何必不誦特

以行習為主故言執耳于此見古註之拙而不見古人讀音極重音呼不似後人苟且也

吾無隱乎爾 乎爾語詞猶言而已詩之俟我于著乎而孟子然而無有乎爾

則亦無有乎爾俱齊魯間語詞予嘗于詩說及之詩為刺不親迎故言俟我于著而已

孟子趙岐注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為遠而無有也然而世謂之

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是也。此吾無
隱乎爾。是言吾之教人。唯有無隱別無他道耳。下乃申言其實也。或以爾字即謂二
三子。則預躍下文。

亡而為有三句。大註皆虛夸之事。從經三為字體出。只就事上見。不用更說深世
間無恒之人亦多。非必尺由此而莫如三者之顯然易見。故又以凡若此者。包舉之。

弋不射宿。疏但晝日為之不夜射棲鳥也。為其欺暗必中。且驚眾也。與今解但分別
飛止者不同。

多見而識之。疏多見擇善而識之。多見亦言擇善。意以經文為蒙上省而補之也。此謂
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各有所關。亦當各有所擇矣。

與其進也六句。曰依原文讀。蓋先明所以見童子之意。而後因廣言与人之道以教門人也。
分兩層解。自得上下語勢。換轉似可不必。蔡傳之改。亦讀亦然。

為同姓。音義為于偽反。疏為是同姓。諱之。與陸讀同。則當上四句。斷句。三字自為句。與

下連。苟有過。知禮是正答。何過之有此。與孟子答陳賈。周公之過。皆非過。而權作

對付。庸俗人固不直。與饒舌也。不比觀過。斯知仁矣之過。是實在過了。乃時文不察。漫援
周公孔子事以當之。

文莫吾猶人也。文貴自抒心得。故曰罄澄心以孤往。渺眾慮而為言。曰惟古于詞

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曰欲語羞雷同。凡有所作為。而預存模擬前人。依傍藩籬之
見。無論其不工也。即工亦第云似某。而已。不足以吾自見。吾皆所謂雷同剽賊也。有志者

必無是。何況聖人。聖人之所謂文。非若後世之文。矜于矜長角勝也。而曰莫吾猶人。可見
文無古今。端在自得。其為吾而已。夫聖人。不肯為猶人之文。所以言立于千古。而常恐

有不如君子之行。所以道備乎百王。

誅曰。注誅禱篇名。案周禮大祝作六辭。五曰禱。六曰誅。注此皆有文雅詞令難

為者也。則二事分。古人蓋各有成文。故子路述之。未必誅。即禱者之名。禱以求福。用乎生。先鄭引鐵之戰。衛太子禱。後鄭引張老善頌善禱。是也。誅以作諡。施于死。故謂積累生時德行。而賜之命。引哀公誅尼父。亦及論語此文。既以六辭皆為生人作詞。無与死者之事。又云生人有疾。亦誅列生時德行。而為詞。与哀公誅孔子意同。則矛盾矣。此誅曰禱爾之文。還當自為誅。歸于死後之誅。而追述其生時之禱耳。然則禱之無益。亦明矣。故孔子路失指。

君子坦蕩。此居易行險之分。坦字着重。包立心行已。處事待人言蕩。坦之形容。長威。坦之反對。以上温故錄。

迅雷風烈必變。邵氏伯温聞見錄云。仁宗時一日天大雷震。帝衣冠焚香再拜。退坐靜思。所以致變者不可得。偶後苑作匠進一七寶枕屏。遽取碎之。嗚呼。帝敬天之威如此。其當太平盛時。皇國長久宜矣。至熙寧大臣以天變不足畏。說人主以成今日之禍。悲矣。

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又云。仁宗御馬有各玉道遠者。馬色白。其乘之安。如輿輦也。圉人云。馬行步有尺度。徐疾皆中節。馭者行速則以足攔之。一日燕王借乘。即長鳴不行。王怒還之。帝父事王甚恭。配南城馬鋪。久之復奉御。其行如初。帝升遐。從葬至陵下。悲鳴不食而斃。伊川先生程頤謂伯温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歟。

弟子。邵氏博聞見後錄云。孔子答犀弟子問孝。不過一二言。至曾子則特為著經。又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乎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告曾子猶曰。吾道一以貫之。蓋顏淵死。孔子之所自授者。曾子一人耳。至孔子沒。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類孔子。欲以事孔子者事之。獨曾子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乎不可尚已。其絕識非餘子可及也。獨不在四科之列。世頗疑之。或曰。顏淵等十人同在陳。

蔡者曾子以孝不去其親故不在或曰孔子弟子曾子最少孔子四十六歲論語
書曾子死則論語自曾子弟子子思之後出無疑曾子嘗與其徒追記孔子稱
顏淵等之言曾子以朋友各字之于孔子稱曾子之言自不記也果孔子之言則
名之美當曰德行顏回閔損冉耕冉雍言語宰予端木賜政事冉求仲由文學
言偃卜商也蓋論語之法師語弟子則名之弟子對師雖朋友亦名之自相謂
則字之此說為近如曰陳蔡之厄孔子有死生之憂欲表其人于後世故用春秋之
法字以褒之則賢哉回也賜也可與言詩偃之言是也可使南面獨非存乎
退之有論語傳

又云張叢退之詩云魯論未訖注手足今微茫是退
之嘗有論語傳未成也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畫字子在齊聞韶三月
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字浴乎沂以浴作沿字至為淺陋程伊川皆取之何耶又子
畏于匡顏淵後曰吾以爾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字自有意義伊川之門人改云

子在回何敢先學者類不服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李泰伯常語云凡

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未有不求而得之亦未有求而不得者是以
知其可求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富是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
是以知其不可求也故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
人之于利未嘗有意于求也豈問其不可不哉然將直告之以不求則人猶有可得
之心特迫于聖人而止耳夫迫于聖人而止則其止也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
者曰使其可求雖吾亦將求之以為高其閑閑固其扁扁不如開門復送而示之
無有也云云

邵博聞見後錄引之

齋必變食

齊東野語云莊子人間世云仲尼曰齋吾語若顏回曰回之家貧

唯不飲酒不如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祭祀之齋非心齋也鄭玄註曰

葷辛菜也。按說文葷具菜也。錯曰通謂芸薑椿韭蒜蔥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夫端衣玄裳冕而乘駟者志不在於食葷。註云葷菜葱韭之屬。論語齋必變食。周禮膳夫玉齋三舉。鄭註云齋必變食也。臨曰齋必變食。故加生體至三體至三大牢。牛羊豕具為一牢。胡明仲論梁武曰祭祀之齋居必遷坐必變服必變食。為盛饌。一其心志潔其氣體。以布神明文。未嘗不飲酒。不如葷也。晦蒼釋齋必變食。亦取莊子而黃氏亦兼取之。朱又謂葷是五辛。又曰今致齋有酒非也。然禮中乃有飲不至醉之說何邪。

晝寢 又云飽食後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牀坐風送水聲來枕邊。丁崖州詩也。細書坊老讀長簟愜昏眠。取簟且一息。拋書還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長。主人与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覺。一半西窗無夕陽。放翁詩也。讀書已覺眉稜重。就枕方欣骨節和。睡起不知天

早晚。西窗殘日已無多。吳僧有規詩也。老讀文書興易闌。須知養病不如閒。竹牀危枕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後山。呂榮陽詩也。紙屏瓦枕竹方牀。手倦拋書午夢長。睡起莞然成獨笑。數聲鶯啭在滄浪。蔡持正詩也。余習懶成僻。每遇暑晝。必須偃息。客有嘲孝先者。我必以此自解。然每苦枕熱。辰轉數四。後見前輩言。荆公嗜睡。夏日常用方枕。或問何意。公云。睡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語此也。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其亦知此乎。雖然。寧予晝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語。嘗見侯白所註論語。謂晝字當作晝字。蓋夫子惡其晝寢之後。是以有朽木糞牆之語。然侯白隋人。善滑稽。嘗著啓顏錄。意必戲語也。及觀昌黎語解亦云。晝寢當作晝寢。字之誤也。寧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假或偃息亦未至深誅。若然則吾知免矣。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

捫瓦新語云。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

論語中國有因古語而為說者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兩句正是古語其曰子曰吾
不占祭如不祭云者乃孔子因此語有所感發故為是說也以類求之唐棣之華備其
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
而已矣也斯學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
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凡此類皆因上句而立說則上句乃亦古語耳弟子因而併
記之章次如此說者以其如語無孔子曰字遂或以上句附前段而為說至以唐棣
此可占權誤矣又如德行類淵問子禽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其下繼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子曰孝哉閔
子嘗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此宜是一章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說者以為四
科蓋是孔門中當時有此科目弟子記之遂因而記孔子所言類問於其後以見
類問所以列於德行為四科之首者如此二子曰連四科而為說亦可蓋文理或
然而以類求之如紫也魯也魯師也辟由也喙此四句亦皆當時有此品論其下云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亦與記類問同也此當是一
章又如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繼以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伯夷叔齊與至哉則異於是每可無不可此又是一章又勢與前二章正是一類
說者又以始語無子曰字多以四科連上文從我於陳祭者皆不及門也為一章若
然則紫也魯也魯師也魯師也魯師也魯師也魯師也魯師也魯師也魯師也魯師也
處併而為一也可矣論語章句如此而說者亂之遂失其義茲不可以不正
論語有譬喻之言 又云論語有譬喻之言而後世以為誠然者子曰賜不受
命而貨殖焉貨殖蓋譬喻也意謂子貢學道不能虛中如人之貨殖無所不者也故
對顏淵屢空而言而史記子貢傳遂云子貢好產業與時轉貨此且復傳之也貨
殖乃云七十子之後賜最為饒蓋原意不欲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

走幣以聘享諸侯此其語本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
桑以為樞而瓦牖二室榻以為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
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曰華冠繼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
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
愧色莊子蓋富言也而太史公不之察又於原憲傳著其語皆由讀論語後殖
一言之誤耳又論語所謂則將焉用彼相者此相字亦譬喻記曰如瞽者之無相
俵其何之師冕見子張曰吾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所謂相者如此今
學者皆指為輔相之取則誤矣。

道人說論語

又云林邦翰為予言嘗見一道人說論語子釣而不綱弋不
食宿頤有理予願聞之邦翰曰道人云此兩句是聖人心存教化聖人本無心於取物
其釣而不綱者示其貪則取之也弋不食宿者示其勤則取之也其意在於戒世之

貪得與妄動者耳不然聖人豈徒為是弋與釣也哉時一坐莫不稱嘆予曰此說
本是道人家一邊所見而已聖人之言要非一端可盡

左氏傳會論語

又云左氏有傳會論語處甚多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
屨中左氏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左氏曰
小邾射以句澤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此皆附會之言不足取子曰為令禪
讓草創之左氏遂曰禪讓於野則獲蓋以草為草野之草且其所叙復與論語異
當以論語為正

司馬遷淺陋

又云論語本無晏義然則世頗有因其言而失之者司馬遷書
伯夷傳載伯夷扣馬而諫父死不葬之語是因孔子餓于首陽之事而增益之也宰
我傳載宰我曰常作亂事因孔子有子也無三年之愛於父母之說而妄意之也
遷於著述勤矣然其為人淺陋不學疎畧而輕信多愛而不能擇故其失如此予

獨善孟子於伊尹不信割烹於百里矣不信食牛於孔子不信侍人瘠環之事辨証
甚明過遷遠甚然於論語亦不能無失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因之故曰管
仲曾西所不為而不謂孔子以仁許之也孔子曰子產惠人也孟子因之故曰惠而不
知為政而不謂其有君子之道四也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意謂也
立然諾以為信必犯患難以力果者乃所謂小人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此則孔子去食去兵之意矣凡此皆因孔子之言而失之孟子猶然況太史
公乎論語曰為命禘諲草創之草當與天造草昧之草同而左氏因之遂謂禘諲
謀於野則獲其後揚子雲作法言以擬論語孔子曰君子不器揚子便曰君子
不械是何等語此又在史遷下矣可以發而教一笑

古人多假借用字

又云古人多假借用字集古錄言漢人以頤陽為羊眉壽
為麋之類皆由古文字少故假借用之耳今觀論語中如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矣

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蓋是假借用之而學者以
其字之為仁也多曲為之解予求其說而不得故依漢人例敢以仁人為通用之文不
然則井有仁焉為仁義之仁果何謂乎

女子小人為難養

又云孔子以女子小人為難養也曰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此固中材之主之所不可奈何者然彼小人女子亦自有固寵之術余讀漢唐書得
二事可以為世鑒孝武李夫人病甚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
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詭上曰夫人病殆將不起弟一見妾將加賜千金
與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面歔歔不復言於
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夫人曰所不欲見帝者乃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
好得由微賤受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一則恩絕上所以憐之顧
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復肯追思

憫錄其兄弟哉及卒帝竟思念不已仇士良之老眾人舉送還第謝曰謝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曰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閒暇也心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慮深遠減玩好省游幸若屬恩且博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材貨盛鷹馬日以純獵聲色盡其心極侈靡使晚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闡外事萬機在秋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載拜即此觀之可謂賊雖小人智過君子然孔子但言其難養而不言所以處之術何也

孔子有神怪 新

孔子夢周公 又云高宗文武皆言夢孔子亦言夢然孔子特以時無聖人傷已之道不行也曰周公之不可見雖夢寐間亦不見之蓋嘆之云耳而或者謂孔子實欲夢見周公此是癡人前不得說夢耳云云

觚不觚：故，故 新 宋刻川姚寬西溪叢語云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

日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特成故曰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特成況於大事乎觚木簡也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觚者稜也首稜角也

昔者吾友

溫故錄云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當

顏子卒時孔子年六十一曾子年甫十六顏子當與曾點叙輩行于曾子在執友之

列不應直稱吾友然古今注皆謂顏子足明史記年歲之多不確也 以下溫故錄

不可使知之

不可使知之 民性皆善故可使由之民情本愚故不可使知之王者為治但在謙

自己制法宜民則自無不順若必事家喻戶曉日事其語言文字之力非惟勢有所不給而天下且于是多故矣故曰不可註則言不能今人又多說成不必不入不居 注包曰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語佳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孔曰欲各專一于其職語約而盡

魏一子

大哉堯之為君章四乎皆贊堯形容其大之詞讀宜小頓而以形魏

之子領起俗以第一魏一子屬惟天為大作一句者誤

周之德

非德不材用才故終言德周對唐虞以明征誅之事猶是揖讓大心

定當連武十三年說

惡衣服

衣服可惡而不可卑惡如布素澣濯之意若其尊卑品制自有常度

美于此見孔蔡各傳以文王卑服為卑其衣服之不審書自言文王之降尊就卑勤

于民事耳故曰即康功田功服事也

博學而無所成名

注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不言惜意而已二字可

子畏於匡

包曰陽虎嘗暴于匡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同行後尅為夫子

御至于匡二人相與共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此注較史記

加明析史記第載顏刻語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而不著其昔日之即與虎俱張氏正義引琴操語又誤為顏淵

太宰

鄭云是吳太宰嚭疏以左傳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

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以為是吳太宰嚭也引據好

固天縱之

舊言天縱大聖人之德似以大言將讀上六字句今釋將為殆當上

四字句下六字句聖不皆多能惟夫子聖又多能故曰固天縱之

空一如也

空一無知識貌猶前之慳包注慳一慳也今註無能貌者鄙夫

直是此中塞實聰明未啟以其是非可否茫無定主而謂之空一非空洞無物之謂

彼釋先之所謂空聖賢不道也明人講學每墮禪機致將此空一說成贊詞則背

見學者讀本中有張珣碑如為山一段題文云天下之理多妙于空竟以外道語闡入聖經語中較諸明心見性之談加甚焉復不知其占題何涉亟為斥止之而附識于此以示言之

顏淵喟然歎曰 首歎夫子之道次明夫子之教末自言其學之所至大哉分
析極平實須知夫子之道始終是無窮無方體讀中庸言道處可見非至卓爾者
立之後又有不高不堅專在前不在後也顏子正從卓爾時見道之深乃能言其如此
仰鑽瞻是借喻字面並非用功實義自胡氏有先難後得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三語
後之講家遂誤以首節為追憶初時用功事甚有以錯用徒勞為說者此如大學平
天下章之妄分理財用人中庸無憂章之主子述皆橫造章句之外自陸大全出始
稍知取材耳

雅頌 詩三百之皆可入樂明矣此言樂而舉雅頌則以其用之多且大者言之
程大昌創立南幽雅頌為四詩以變風雅皆不入樂蓋不察于左氏所述列國燕享賦
詩皆使工為之而取于變風雅甚多甚矣宋儒之好憑臆違經也又按子之正樂
專為當時偕紊失所如甯俞之言湛露彤弓穆叔言肆夏王之類又如大武聲淫

及商鄭聲亂雅之類非但以詩之篇章樂正而詩從之則篇章亦在其中耳集註
特就其易見而專言殘缺失次然殘缺既難悉攷今詩之次序又非即得所時定本
論者不免泥而求之此子為詩細所不能無異同其間云

何有於我哉 此句默識章句皆當為何獨有於我哉言非獨我有之人皆當有
之所以勉人可共至也蓋聖人之道猶是夫婦知能之道雖至于無所不用其極而祇若
適得其常此聖人之大非徒聖人之謙聖人惟酒無量不及亂困未有為酒困時曰抑
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未嘗不妄自言之但舊
注失體何字謬耳又金仁山說我第如此而已外此何能有於我哉意亦佳

不秀不實 當兼天人說有因天時之不齊曰不幸有因人事之不修曰自棄君
子盡其人聽其天

無聞 集註載曾子年五十而不以善聞之語蓋以聞為聞於人故當湖講義亦為

言四五十而我曾不聞其有異焉則無聞乃無令名之謂竊謂聞當以己之聞為主
君子莫大乎聞道故曰人求多聞特惟建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古人五十知非九十
陳戒皆孜孜于聞五年俱進如此然其基皆端自後生不及是時潛心努力必至大
惑終身已實未有聞何人之聞也若第求聞于人則所謂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之徒優
為之豈以是為足畏哉

可占立未可占權

何謂立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也何謂權執

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是也權非聖人不能立則已到大賢地分立必衷諸道必
由于學乃徹始徹終事故從學直結到權孟子則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守經只是
立事不復言權者非經無權也孟子時人已多誤認權字故公羊春秋權者反乎經然
後有善者也權之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為權董仲舒
亦言權譎也直至程朱而後剖析大明程子權只是經專為矯漢唐人之弊而語意

未足朱子謂其有辨蓋當云權是經之盡善處則無病矣故君子莫大乎能立毋
輕議權

唐棣之華

唐棣常棣之為二木孔穎達詩疏已據爾雅明正言之朱子或

問并辨小雅常字無唐音則常棣止當如字讀而今猶讀如棠且通作棠與唐棣
混并者誤由歐陽公以此唐棣之華四句即常棣詩之首章子曰二語即刑詩之本
旨則不可究詰矣尋歐陽之所以誤則又由陸機草木疏以唐棣為莫李車下李
與常棣通互釋之而不知莫李小即豳詩之鬱其花有赤有白或謂之赤棣或謂之
白棣通謂之常棣宮園多種之詩疏歷載諸說記甚詳若唐棣則郭注云江東呼夫
核蓋所謂核楊與青楊白楊同類而異名開花不成實亦有棣名致相溷耳此則集
註猶不免有郁李之釋為未精者也予故于詩細析其異同而復贅于此至豈不兩
思國風多有其語衛風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更與此室是遠而無異辭何見彼書存

而此獨刑子曰二語其非為詩駁議可知善乎集註之云借云反為獨至云
君召使擯 趙此即宣公十年夾谷之會傳紀孔某相而世家謂之攝相事者
也相禮本執政之事是時季桓子以讓聖人故史言攝經言使擯其本職也集註兼
言擯相揖所與立段是文擯事過進復命兩段則相事非羣擯所得預過進翼如其節
退某吏事所謂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益一等舉袂而言時乎聖人為君擯相唯夾谷是
其實事

行不履闕

正義曰所以兩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皆為不敬可補今註

沒階趨進

此進字只是往前行之謂故疏第云疾趨而出與上節趨進之

為入內自別不必以進為衍文或有疑為退字者亦非上言出即已退矣進乃前就
本位

紕繆飾

注不以為領袖緣今獨言領緣蓋脫一袖字以禮記父母存冠衣不

純素詩羔裘豹飾二疏合參則古以領緣謂之純讀若準而飾自謂袖緣也

必有寢衣

注孔曰今之被也惜疏闕然亦謂寢皆有被何庸言必被之言衾

亦罕言衣者還當是寢而易衣著衣而就寢其長及一身之半與常衣別耳前儒
論之非妄蓋此與上裘裘之長短皆不見于禮經為夫子私居特制故連類記之

布

凡着體之服止宜用布而不宜用帛非惟惜福亦以便身聖人蓋常服皆

然獨著此一字于明衣下者以明齊雖易衣猶無異用則他可知也古時未尚木棉
所謂布率以麻與葛不若今布之溫然寧儉而不侈純袴後生盡識此一字

齊必食食至不多食

正義曰自此已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為不利人齊

必嚴敬或致困病則失嚴敬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語亦有意義而集註改
之者考周禮五齊三酒四飲皆未有言為齊用者也則辨者其可已矣焦袁喜曰
諸言不食聖人則自不食而已若他人留意食味過有憎嫌甚至詰責紛然則以

視大饗發而無擇者其為心害不更甚乎哉極說得好

瓜祭

注疏皆以瓜與食羹為三物引玉藻唯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尤為
鐵註竊謂古人每食除水漿外既無物不祭則原可無庸言心但不皆齊如故言必
耳抑詩瓜瓞之獻禮詳削瓜之儀瓜恒見重于庶品則其于食祭之特數及之
無足異者宜前此通儒之皆不從魯讀欬近則義門何氏已山王氏之說此節
書云記此條于飲食之節之末正見飲食之節所自來語特精切足以補註然則
苟得其意即小有文辭異同固可無深求也已

席

正義曰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
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凡此之類是禮之正也可補今註或說禮有憂者側席而坐
故席不正不坐嫌于無故向隅也亦通但鄭孔俱不以側席作不再解

儻

正義曰此明孔子存室神之禮也儻索室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孔子朝服

而立于廟之阼階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安也案此據郊特牲文室中五祀皆正神而祖
為親故彼言神此言祖廟可補今註

問人於他邦

正義曰此記孔子遺人之禮也問猶遺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或
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曲禮凡以弓劍包苴篋皆問人者操以受命如
使之容可補今註

君祭先飯

儀禮公食大夫有賓祭之文為聘客也此言君祭明不以客禮待矣故
鄭注止言若為君嘗食然今註益以不敢當客禮者玩疏言敵客得先自祭降等
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
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然則此為恐君祭已而命之祭仍是疑于客故言不
敢當以申之非漫衍

東首

禮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則此二字止言其常下五字乃紀其變

凶服者式之

注孔曰凶服送死之衣物疏闕蓋當是謂禭之類而集註亦闕俗解遂誤与上見齊衰者相複疏解式字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馮式遂以式為敬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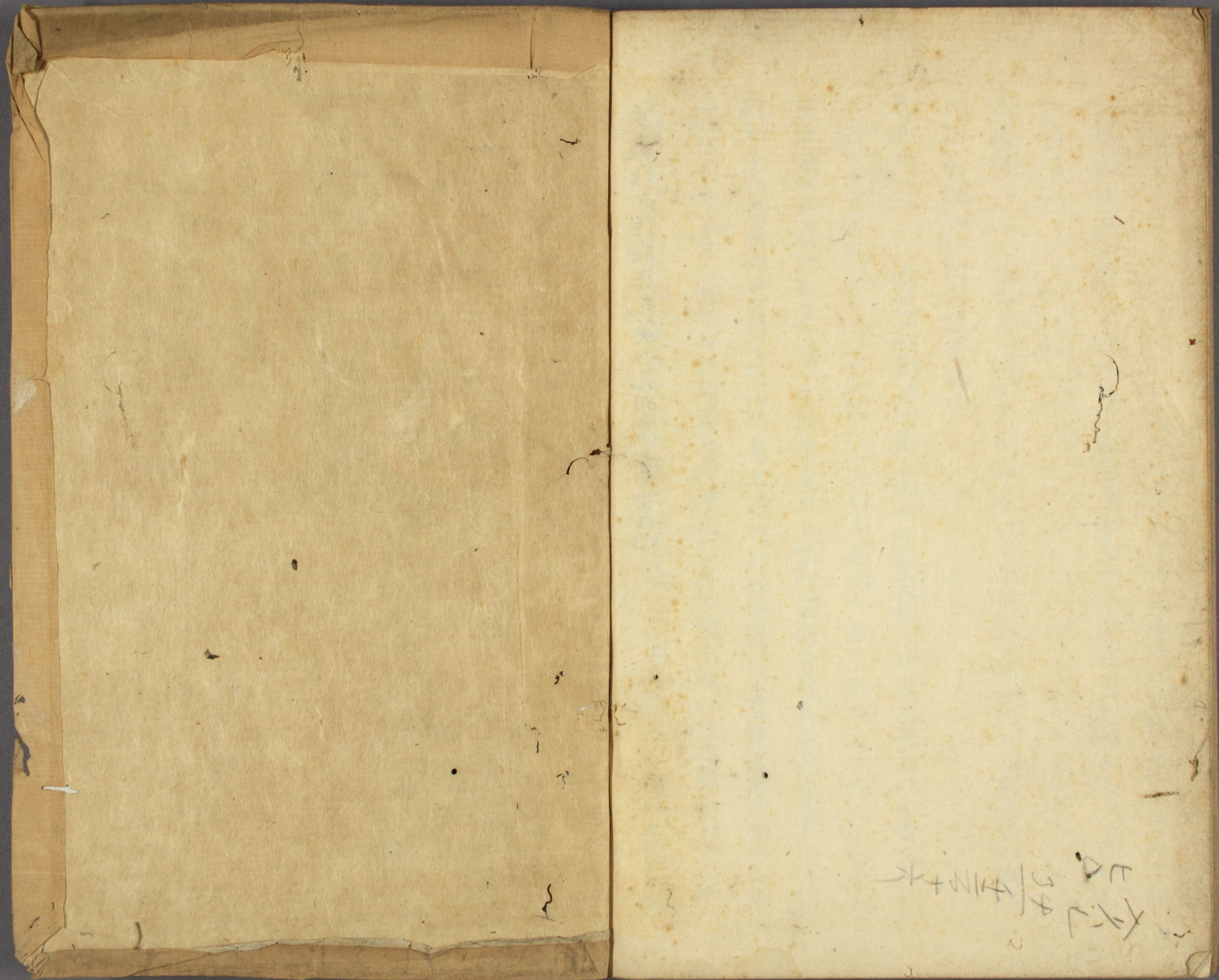
不內顧

注包曰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轆轤可補今註而明大全不知採以內顧為掩人私則仍疏語晦也

色斯舉矣

突起此二語于一篇之末明示聖人動与時偕之意而以鳥喻正義曰此言孔子審去就也甚好惜其偏指下一句之為喻耳然固無闕文之疑彼新安陳氏謬欲移曰山梁雌雉五字于色斯幸矣之上豈知體經者哉乃予尤怪陳氏既如此讀則子所謂時明是歎幸之得時集之得時即知子路必不至誤認為時物而共具之如何氏邢氏云不可不辨而明其非矣陳氏乃又仍襲曰誤以說子路二句全不揆度事理文義而妄擬改經立說大全錄之均是憤之可笑故謂漢人傳經而經存宋

儒疑經而經晦然尤莫如元明儒者之甚也



L.A. 3/4
L.A. 3/4

